

田念
心心

虫亡
遺心

微小
說集

傑夫

傑夫

微型小說集

思念 · 遺忘

二十篇的思念和遺忘

拼湊傑夫

Contents

Contents	i
思念的習題	iv
於 2013 年 3 月 9 日發表到網誌 [<i>Jef13a</i>]	
遺忘的樂章	viii
於 2013 年 11 月 5 日發表到網誌 [<i>Jef13c</i>]	
I 思念系列	1
1 影	2
於 2012 年 10 月 17 日發表到網誌 [<i>Jef12b</i>]	
2 雨	7
於 2012 年 10 月 18 日發表到網誌 [<i>Jef12h</i>]	
3 妄	13
於 2012 年 10 月 22 日發表到網誌 [<i>Jef12a</i>]	
4 逝	19
於 2012 年 10 月 23 日發表到網誌 [<i>Jef12g</i>]	

5	忘	23
	於 2012 年 10 月 31 日發表到網誌 [<i>Jef12c</i>]	
6	眷	29
	於 2012 年 12 月 7 日發表到網誌 [<i>Jef12e</i>]	
7	殘	32
	於 2012 年 12 月 15 日發表到網誌 [<i>Jef12d</i>]	
8	童	34
	於 2012 年 12 月 23 日發表到網誌 [<i>Jef12f</i>]	
9	淚	36
	於 2013 年 1 月 15 日發表到網誌 [<i>Jef13k</i>]	
10	旅	39
	於 2013 年 3 月 4 日發表到網誌 [<i>Jef13h</i>]	
II	遺忘系列	43
11	棄	44
	於 2013 年 3 月 12 日發表到網誌 [<i>Jef13i</i>]	
12	復	55
	於 2013 年 3 月 22 日發表到網誌 [<i>Jef13f</i>]	
13	牽	64
	於 2013 年 4 月 9 日發表到網誌 [<i>Jef13l</i>]	
14	床	70
	於 2013 年 4 月 17 日發表到網誌 [<i>Jef13e</i>]	
15	勿	77
	於 2013 年 7 月 30 日發表到網誌 [<i>Jef13b</i>]	

<i>CONTENTS</i>	iii
16 問 於 2013 年 10 月 4 日發表到網誌 [<i>Jef13d</i>]	85
III 城市 · 遺忘微系列	90
17 慳 於 2013 年 10 月 26 日發表到網誌 [<i>Jef13g</i>]	91
18 茫 於 2013 年 10 月 28 日發表到網誌 [<i>Jef13n</i>]	95
19 盲 於 2013 年 11 月 3 日發表到網誌 [<i>Jef13m</i>]	99
20 歸 於 2013 年 11 月 4 日發表到網誌 [<i>Jef13j</i>]	103
Bibliography	106

思念的習題

於 2013 年 3 月 9 日發表到網誌 [Jef13a]

不知不覺間就已經寫了十篇文章，這個系列也是時候暫時畫上個休止符了。本來單純只是當做個寫作練習，沒想到斷斷續續一寫就是快半年的時間。本來還以為寫了個兩三篇就算了，結果欲罷不能一寫就十篇。這段日子生活過得不甚稱心，身邊也發生了些事情。種種原因下，使得有一部份的情緒也藉由文字傾瀉到了故事裡面去。所以十篇文章內雖然不盡然都是真的，但每一篇都有一部份是源自筆者的真實生活。

有時候在想思念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感，令人無比牽腸掛肚？妙就妙在對象也不需要是個具體存在的東西，有時候思念的東西也可以是段回憶之類的。說實在，之所以會思念，大概就是因為會在乎。若一個人不在乎一樣事物，那又何來思念？若能對這些事情念念不忘，那麼大概它們曾經在生命中留下了烙印。人說失去過才懂得珍惜，說實在的若沒失去，誰會去想念？

約略介紹這系列的十篇文章好了，就先由《影》開始吧。一開始其實也沒有什麼概念，純粹只是給自己立了個命題逼自己寫一篇故事出來。是以第一篇寫出來就是個很普通的故事，普通得年中翻閱報章雜誌都會看到好幾次的

橋段。可是總是要有個開始的不是嗎？於是第一篇就從筆者喜歡的電影作為引子，其實嚴格說來也不算是電影，而是段家庭影片。一直都認為影片有種微妙的魔力，一種能把記憶帶回當時拍攝情景的能力。

第二篇《雨》也是部很莫名其妙的故事，是說為什麼說到思念就會有雨水？其實說來也不知道為什麼，不過倒是讓雨水在裡面扮演了一個小小的角色。同一句話不斷重複的橋段，靈感其實是取自恐怖片那種不時閃過的畫面。剛才也說了，這十篇文章或多或少都注入了一部份的靈魂在裡頭，忙起來時筆者其實也很接近不聞不問的程度。可是忙歸忙，該關心的人還是得關心的，不是嗎？

接下來的《妄》是個很有趣的嘗試，其實故事的架構仍然是似曾相識，筆者只是想要寫個自己的版本。剛才也說了，思念的對象，除了是個人，也可以是抓摸不到的東西，比如說是記憶。這故事講述的，其實是一種在另一個極端的思念。其實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有這種思念。若要說不同的地方，那應該是措辭上的不同。一般來說，對於這類型比較管用的詞是「嚮往」，而不是思念。

再來的《逝》是我突然想到，思念不僅只是戀人們的專屬。其實寫了《妄》有點想再另外想個題目，只是某天突然想到思念親人也可以成立，就寫了這篇出來。思念親人，其實也不用走過度悲情的路線。這篇文章寫的對象，都是和一般社會期望的形象反差極大的。不知什麼時候開始，社會開始為很多身份的人們冠上了形形色色的既定印象。可是現實生活裡很多時候，大家扮演的角色跟主流文章描述的根本就是沒有關聯的。這篇文章裡，其中描述的角色，便是屬於這類。

說到《忘》，說實在當人長得越大，記憶不知道怎的對

某些事情變得更敏感。小時候的丟三落四，什麼時候變成了一種被遺忘的能力？其實與其說是能力，倒不如說長得越大，忘記事情的後果會更嚴重。所以當長大了，責任心也會越來越重，自然遺忘的事情就越來越少。這篇文章與其說是懷念已經逝去的能力，倒不如說是懷念當年無拘無束的生活。說實在的，有時候記憶變好了也不見得帶來多少的快樂。

人會有幾何想念起前度？《眷》裡面說的就是這麼一個故事。不一定是要在空窗期才會發生，其實也可以在新戀情進行中發生。只是在新戀情發生的時候想念起前度，也不一定想要把現任的推開重回舊懷抱。其實思念起前度，也可以是一種很虛無，很淡的感覺。畢竟怎麼說，雖然已經分手，但曾經還是最親密的人。尤其人類是有情感的生物，會想念，正常的很。

《殘》裡面描寫的，是身邊兩個親人的綜合。總的來說是個不太想再提起的一些事情，所以若想知道更多可以直接去看這篇文章，在此不綴。

寫《童》的時候，剛好不見了一樣相當重要的東西。後來想想如果要把心情寫出來，就乾脆換個方式來切入思念這個主題好了。寫信給自己人很多，有些人用寫日記的方式，也有人會寫信給未來的自己。可是寫給過去的自己，卻好像沒多少人這麼做。畢竟寫了又寄不達，也等於是白寫。所以這篇文章其實純粹是要用這樣的描寫方式，來發泄心中極度的鬱悶。

若有留意網誌，則大概也知道《淚》在說的故事到底是什麼。其實這篇文章跟《殘》有點小小的關聯，也同樣是不想再提起的一些事情，所以也在此不綴。

有多久沒自己去旅行了，《旅》裡面的地方其實有點在搜尋在巴厘島旅行的那段記憶。雖說原型是那個地方，但是故事內的世界卻是架空的，是以套用在任何的地方也能成立。其實寫到這裡應該都會發現每篇文章都是由思念的人出發，對象的外表性別什麼的很多都是很模糊的。其實原因只是在於對象感覺並沒那麼重要，難不成對方長得很像豬八戒就能夠不思念嗎？

會集結成冊其實也是個無心插柳的舉動，其實距離上次集結故事已經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這次是想說寫了一個系列同一個主題的故事，打印出來做個紀念也是好事。雖然現在已經是數碼當道，可是印在紙張上的字，卻感覺仍然有種熒幕上的字所沒有的重量。感覺是個很有趣的東西，不是嗎？明明都是字，為什麼非得印了出來捧在手心才會感覺到真實？或許我真的很愛塞爆書櫥吧。

最後的最後，要感謝的除了是可能小貓兩三隻的讀者們，還要感謝在排版上提供意見的前同事。

傑夫筆於 2013 年 3 月 9 日。

遺忘的樂章

於 2013 年 11 月 5 日發表到網誌 [Jef13c]

算起來每個系列的短篇都斷斷續續寫了半年多，上次是主題是思念，這次則是遺忘。若要說除了主題外的差別，那大概就是這系列大部分故事都是比較虛幻，不若之前的帶有點真實性質在裏頭。可以寫的還有很多，至少在筆記本里的記錄還有好一些。只是寫成十篇後也覺得是時候暫止換個主題。不過說實在，在寫其中好一些篇章的時候，其實感覺真的頗有趣，尤其是在寫過去沒怎麼觸碰過的題材。

遺忘到底相較思念是以什麼形式存在的呢？人生最幸福的事請，到底是徹底遺忘，還是記憶失而復得？有人說遺忘代表著再也事不關己，但有時候若真的是這樣日後怎麼會發現好像忘記了什麼？又或者當故意想要遺留什麼記憶，但多年後竟然發現這段回憶不過只是躲在了一個莫名的角落等著出擊。所以遺忘說來跟思念一樣也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很多不同的角度可以去探討。

這次的寫作模式跟之前的有點區別，主要是每篇作品都會有附上一篇歌詞。這歌詞可以是故事的骨幹，也可以是一種氣氛上的配合。由於好一些是圍繞歌詞二度創作，所以內容方面難免有些侷限。再來由於篇幅的關係，所以

太過細微的細節也無法一一盡錄（另一個原因或許就是文筆不夠精闢）。另外，除去其中一些篇章，故事的主角都是沒有特定的性別的。主要的原因，是希望閱讀的人可以跳開性別的拘束代入裏面的角色。

首先的第一篇『棄』，名字取得剛好跟陳奕迅的相關歌名『7』諧音。當發現這個巧合的時候，我其實有在懷疑寫詞的人當初是不是故意為之。故事在現今與新對象展開新關係之間，穿插的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回憶。歌詞裏不斷重複的單詞，其實就是「忘記」這兩個字。人皆有情，有情自然就捨不得。一段情若走到了盡頭，剩下的不過就是一段回憶。其實對刻骨銘心的往事，人是不是真的可以如此灑脫放下？有時候說起來很容易，但真的要行動卻還是得要有相當的毅力。

接下來的『復』，是取材自我很喜歡的一首 Coldplay 演唱的 Spies。喜歡他們這個樂團說來也不過是年多的事請，而這首正是他們第一張專輯裏的其中一首歌。歌詞想必應該是在隱喻點什麼，只是功力很淺的我應該此生無法參透。後來是發現魔幻的情節大概會很適合這首歌，所以就寫了一個頗落俗套的故事來配合這首歌。

再來的『牽』，是源自一個很小的事情。話說某天我人在外必須在回家前自己找地方吃飯，就剛好跟一堆老夫婦同桌吃飯。眼前恩愛的這兩位老人家，閃光得讓我有點自嘆不如。於是回到家翻了一下我的唱片收藏，就剛好發現可以帶入這首胡彥斌的『你記得嗎』。可惜在這很甜蜜的故事之後，我編排的是個很韓式的悲劇。有時候遺忘不一定是忘記，質問對方是不是記得有時候也是一種控訴。

歡樂的故事很難寫，有時候沒有嚐盡生活的悲就無法體會什麼是樂趣。歷練不太夠的我，就很不量力寫了一

篇叫做『牀』的故事來配合藍奕邦的『善忘』。其實健忘的人是不是都比較幸福呢？少一根筋，什麼都記不牢的人是不是一定要活在自憐自艾當中？其實如果善忘成故事裏的冒失鬼，我覺得很多人某程度上會過得更快樂也不一定。

接下來的『勿』，其實是個無心插柳。我忘了事出為何，就剛好跟另一位 **blogger** 線上聊天的時候他傳了這首萬方的『阿茲海默』的網址給我。結果一聽之下發現很切主題，就從歌詞發展出一段故事來。故事很簡單，不過只是想說出如果在乎對方的關注，其實就代表了心裏還有他。在這個前提下，看清了大概就能夠化解好一大半的衝突，也瞭解是一種老天賜賞的幸福。

關於『問』，其實就是獻給那些很愛問另一半『你愛不愛我』的人。若是愛，就多點表達出來吧。這段故事選來的歌（張國榮的『路過蜻蜓』）算來跟故事關聯沒有太大，純粹是有一天在深夜開車回家聽到這首歌覺得很喜歡。後來聽了幾次，就想說寫篇故事帶入這首歌好了。最後的成果，就是這篇有點微妙，但還是感覺九不搭八的故事。

最後四篇是在心血來潮之下寫的，就有天我在車裏的時候想到一座城市其實是不是可以有很多面向。說起來這應該算是前陣子發的一篇網誌之延續。後來爲了配合主題，這個點子就拓展成了一系列的故事。接著在同時也找來了四首歌當作是配合故事情節的「配樂」，所以一開始整個迷你系列是很有電影感的。不過奈何自己功力有限，所以成品有點意料之外的糟糕。不過說來也是一種很新鮮的嘗試，過程中覺得很歡樂就好了。

這個迷你系列主題除了遺忘之外，另一個主題就是城市。序曲『慳』就是敘述了原本的設定，配合陳奕迅的『十面埋伏』有一種很巧妙的感覺。城市是一個很有趣的

東西，你可以說它很大，也可以說很小。可是在站定了一個立場，卻發現原來持有不同意見的人，也未必是錯的。

接著就是第一章節的『茫』，茫然的茫。活在城市裏，簡單來說就是活在一個幾乎永遠都有陌生人圍繞的一個所在。加上健全的生活機能，讓人真的可以不用開車一大段路就可以找到食物、醫療甚至慰藉。只是在一個如此侷限的環境裏，一個人可以活得多麼茫然，多麼對四周毫無感覺的呢？配合的歌曲是蔡健雅的『夜盲症』，原因是裏頭歌詞的感覺跟文章想要呈現出來的氛圍感覺有點類似。

接下來第二章節的『盲』，說的就是心靈上的流浪。雖然身處的是陌生的地方，但是四周都是熟悉的便利店書店診所什麼的。就算是四周，也同樣是陌生的過路人。旅行其實也不一定要到遠方，若只是嚮往一場流浪搬到城市的另一個角落說不定也可以找到在安全中冒險的快感。這一篇的主角，其實跟之前或之後的不一定有重疊。這角色不過只是很多人形象的投射，所以要怎麼解讀應當由讀者自己去判斷。這裏選的歌曲是張起政的『愛像瘟疫蔓延』，很喜歡歌詞裏那種淡淡的傷感。

前兩篇甚至序曲部分說實在還蠻灰暗的，所以在這個完結篇『歸』其實是有意把故事導向比較釋懷的感覺。沉淪在這種灰暗的情緒中久了，其實也是時候浮出來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氣曬一曬溫暖的陽光。所以故事的最後，是有故意如此安排的。雖然不盡然貼合歌詞的意境，會選這首張智成的『名字』純粹是很喜歡裏面那中冷漠和抽離的孤獨感。

本來上次的思念系列是要集結成冊送印的，後來發現頁數並不是很多就想說等這系列寫完再算好了。可是倉促中印出來送人留念的思念系列出來的厚度，還是大大出乎

我意料之外。我在想如果把這兩個系列集結成冊的話，光是頁數應該會頗驚人的。寫到這裏，還是要感謝所有曾經看過整個系列，或只是其中一兩篇的朋友。無論大家是不是喜歡，在這裏還是要特別感謝曾經留言賜教的朋友們。

傑夫筆於 2013 年 11 月 5 日。

Part I

思念系列

影

於 2012 年 10 月 17 日發表到網誌 [*Jef12b*]

週三晚上九時，放映廳一如往常的一片寂靜。這喧鬧都市中這片難得的平靜，連踩在地毯上的腳步，也不忍將之打破。面向銀幕的那片牆壁，掛了兩盞暗橙黃色的小燈。這兩盞小燈所發出的微弱光芒，讓人身在其中也不至於伸手不見五指。可是看清身旁坐的是什麼人，則不免還是得湊近才看得分明。這是一間小小的放映室，只是一個電影愛好者為了在家重溫舊片而設。是以小小的室內，只有一張表面鋪上了淺灰色棉布的兩人小沙發。

提著遙控器，沙發上的這個男人坐在沙發的左側。不是慵懶的攤在上面，也不是正襟危坐筆直規矩地坐著，反而更像是端倪著什麼似得前傾著。他是如此的專注，彷彿接下來要播放的片段有著不小心就會錯過的內容。「啲」一聲，身後的投影機緩緩地啟動了，眼前的銀幕也開始從捲簾裡相應垂下。頓時間，室內馬上被一道白光籠罩著，使得那兩盞已然微弱的小燈在強光反射下頓時黯然失色。

遙控器上顫抖的手指不停地在播放按鈕上來回徘徊，似乎在猶豫著是不是要按下去。此刻平躺在光碟機內的那片影碟，其實已然看了無數遍。近年因為自己刻意的忙

碌，加上那不忍也不敢去回想過去的那段時光，使得這片影碟一直靜躺在在櫥子的深處。影碟的表面積著一片厚厚的灰塵，彷彿象徵它承載著那沉甸甸的回憶。由於男人別有心思的將之置放在一個專屬的小空間，沒有其他影碟的環繞，其重要的程度不言而喻。其實這也不是什麼橫掃各大影展大獎的國際大片，更不是什麼電影發燒友們推舉出的什麼此生不能不看的經典影片。裡面收錄的，僅僅就是一個人一天生活的寫照。

影碟的內容已經不需要按下播映鈕，就已然在男人的腦海中播映著了。比起來那腦海裡畫面的清晰度，完全不輸於眼前這銀幕和身後那投影機所能給與的。真要說出明顯的差別，那應該是腦海中的畫面不知怎的像是拍攝時多加了一片濾鏡，導致成像一片慘灰，顯得格外淒涼。眼前出現的這個人，是曾經多麼熟悉的一個人。以為自己早已遺忘，但此刻回憶裡那股髮梢的香味，卻在不自覺間喚醒了措手不及的嗅覺。或許不是真的聞到什麼，畢竟這放映廳每天都會有個安娣打掃得一塵不染。照理來說，其實是不該出現任何味道的才是，只能說是再次找到了深埋在回憶裡的那股味道。

眼前的這個人，穿著寬鬆的衣物，睡眠惺忪的準備著早餐。熱鍋內的雞蛋不住地發出滋滋的聲響，旁邊兩個亮白色的碟子，已經擺滿了這天豐富早餐的食物。冰箱裡什麼都沒有啊，一面剷起最後的煎蛋，對方一面嬌嗔地抱怨道。可是看著已經擺滿食物的兩個碟子，明明除了煎蛋還有香噴噴的香腸、大半截的玉蜀黍、考得微焦的吐司麵包，以及一大把拌了番茄醬的螺旋意粉。望著這豐盛的早餐，男人心裡暗想著，比較像是把冰箱的東西都煮完了才空掉的吧。

猶記得那是個天氣不錯的一個星期天早晨，用過了早點，兩人決定到郊外過一個遠離都市塵囂的一天。由於冰箱真的給清空了，為了在荒郊野外不會餓肚子，兩人於是就先開車到了附近的便利商店買了一些食物。在小小的便利商店裡，男人像是個小孩不住地抓住影片主角的衣角撒嬌說著要哪一包零食。對方對著錄影機白了一眼，轉了個身還是拗不過拿起了那幾包零食。

快一個小時的路程中，兩人開心的大開著車窗，跟著收音機裡輕快的樂曲大聲哼唱。唱累了，男人就開始嘰嘰喳喳地說著不著邊際的笑話，惹得在開車的對方頻頻大笑。笑得興起時，還騰出了一隻手開始打鬧起來。一面忍受和閃躲著攻擊的他，一面還得時刻看著眼前的地圖免得玩到過頭時，錯過了該轉進去的小徑。就在打鬧間，嚮往已久的大草原已然出現在眼前，理應漫長的旅途就在嬉笑打鬧間咻一下就過了。

此時主角抓起了攝影機捕捉著眼前的美景，尾隨的男人提著錄影機也不放過對方在拍照時流露的種種表情。每拍完了一張，看著攝影機顯示的成像，攝影者時而懊惱，時而因拍到自覺不錯的照片而雀躍。看著眼前這人炫耀著自己拍出來那如詩如畫的風景照，臉上流露出來那滿足的表情，怎麼看，就覺得怎麼可愛。說得也是，情到濃時，哪怕是苦著一張臉，在情人看來仍然分外風情萬種，不悔為之傾倒。

拍累了，也拍夠的時候，兩人就開始把便利商店買來的食物鋪滿了整張草蓆。把東西快吃掉一大半後，對方就平躺在他的胸膛上。對視的時候，雙方的眼睛內都充斥著慢慢的愛意。也就在這時，眼前這人髮梢散發出來的香味伴隨著滿山青草的香氣變得更加清新。銀幕上的畫面突然

間抖動了一下，只聽見一些聲響，但是眼前所見，卻是天地顛倒了。該是發生了一些什麼，導致錄影機不知怎的跌到了草地上吧。以前每當看到這裡男人右側會突然一陣痛，所以下意識的就會稍微閃一下，可是閃到一半才陡然驚覺身邊根本就是空的。

過了一陣子，畫面焦點又回到了對方的身上。畫面上看來此時涼風習習，該是接近快傍晚了吧。只見那人從草蓆上拾起了飛碟飛向鏡頭，畫面中只見一隻手熟練地抓住了疾飛而來的飛碟，隨即拋了回去。有時候飛碟丟過來的時候失去了準頭，就看到畫面開始搖搖晃晃地追了過去，然後畫面外就聽到略帶抱歉的笑聲。玩了好一會，還沒盡興的兩人又拿起了風箏準備趁著有風的時候放一放。一面拿著錄影機，他一面退到快五十米外。隨著畫面中的主角一聲令下，風箏脫手了，而對方抓著線軸的手已經開始瘋狂地收著線。等到風箏終於在天上穩當地飛著的時候，已然累了的兩人回到草蓆上肩並肩坐了下來，一面看著風箏抽著線不讓它掉下來，一面繼續啃著沒吃完的零食。

伴隨著夕陽西下，兩人已經收拾好東西準備回程了。這時，因為光線變得越來越昏暗的關係，所以畫面越來越模糊。再加上電力已經開始耗盡，所以畫面只拍到兩人會回家路途的半路。

終於又看完了這片影碟，不知道什麼時候男人剛毅的臉上已然出現了兩道淚痕。看著身旁空蕩蕩的座位，他捲曲著身子倒了下去，不住地抽泣著。那股髮梢末端的香氣，不知道什麼時候，突然像是被抽掉了已經不知所蹤。此時鼻子裡嗅到的，只有淡淡空氣清新劑的味道。左手拿著遙控器早就已經跌落在地上，而右手抓著著的，卻是一封信，一封報說剛才畫面中主角因車禍逝世的信函。

今天是對方的生忌，去年的這天，他在國外遭遇了這場致命的車禍。

雨

於 2012 年 10 月 18 日發表到網誌 [Jef12h]

咦？什麼時候不加糖了？看著自己不假思索拿起身旁熱騰騰的咖啡就喝了一口的同事，一面還在慢條斯理地攪著剛加了好幾包糖的咖啡，一面驚奇地問道。瞪了他一眼，也暗自想著喜歡甜膩膩咖啡的那個人怎麼突然間轉性了。這種轉變，來得似乎也太不著痕跡了一點。今天天氣出奇的晴朗，反倒是過去的幾天老天像是感應到了一些什麼莫名的冤情一樣，搞得雨一直下個不停。接連幾天的大雨，讓身處異鄉的工作的遊子，心情一直提不起勁來。看了看時間，想來搭個飛機也要好幾個小時才抵達的那個地方，同樣的書桌上，大概也放了一杯霸道地瀰漫著香氣的咖啡。

這幾天的工作算是收穫頗豐，咖啡喝到一半時，就已經和同事一起把此行的收穫分析完畢。剩下來一天半的日子，眼前看起來應該算是空下來了。喝完了最後一口咖啡，再跟同事確認一下工事的安排，就各自往不同的方向走了。今天的陽光甚是刺眼，不知道在幾小時外的土地上是不是也是如此晴朗呢？天氣預報程式說那片土地上似乎

局部下著雷雨，不知道這局部是不是覆蓋著心裡記掛的那個所在呢？

連續幾天沒日沒夜地工作老實說也相當累了，儘管喝了一杯濃濃的黑咖啡，可是腦子仍然沉重得有點想要放棄思考。明明就是一通電話就能解決的事情，可是每次在夜深人靜時打開手機按了老半天，卻永遠總是只差那撥打鍵。明知道按下了就能解答心中的牽掛，可是就永遠之差這臨門一腳，只能嘆了口氣把撥打電話的指令取消掉。手機此時顯示的就是那張看了幾個晚上的照片，同樣綠色醒目的撥打鍵，像是在引誘著使用者指頭的一點。

『對你而言我根本就是個屁也不如的東西！』，一面叫著，已然淚流滿面的對方一面奮力地將自己推出門外。

這句重話，從那天起像是魔咒，更像是恐怖片裡那些時不時一閃而過的畫面，總會在莫名的時間點上在腦海裡冷不防地響了起來。這句怎麼聽就怎麼毛骨悚然的話，在當初是沒有任何太深刻的感覺。可是隨著這幾天的分離，每次腦海裡響起了這句話，心中的痛卻一次比一次更甚。是過於自我中心嗎？還是這只純粹只是對方的無理取鬧？在茫然間，腳步卻像是自己突然有了自主意識般，自然地往運動服飾品專賣店拐了進去。

就在意識還在遠處飄蕩的時候，店員親切的一句歡迎光臨，像是一盆冷水狠狠地澆到面前般，使得魂魄瞬間歸位。一面尷尬的回應著，才一面看清楚自己不知怎的處身在服飾品內。看起來很虛偽的店員堆著一臉的假笑，殷勤伺候盼望著可以做成眼前的這一單生意。心頭此刻的煩躁總不能一股腦兒發洩到人家身上，既然進來了也只能板著一張臉四處看看。反正今天也沒事了，那就看看吧，他是這樣想的。可是走著走著，眼前突然一亮，那不是某人

遍尋不獲的背包嗎？為了這背包，兩人倒是走了不少冤枉路。直到最後，逛街時突然一頭鑽入這牌子的專賣店，已經在不知道什麼時候彷彿變成了一種本能。

在還沒來得及反應之前，耳邊就傳來了一陣很歡樂，但又很熟悉的聲音，說著：『我要這個，麻煩幫我包起來，現金付賬。』

一切都如此失常的迅速，彷彿這個動作像是已經排練了一輩子，就等今天實行一樣。仍然滿帶著微笑的店員這時大概是真心的笑了，或許這是依然無聊的一天第一單生意吧。提著裝在一個大袋子的背包，手機上仍然顯示著撥打確認的界面，腳步卻絲毫不見緩下來的跡象。天氣依然晴朗，天空一整片都是藍藍的，雲朵像是度假去了一般全然不見蹤影，或許都飄到那片土地上化作陣陣的雷雨吧，他想著。

『對你而言我根本就是個屁也不如的東西！』，像是什麼咒語一樣，本來還想爭辯卻突然間變得無力，只得任由對方把自己推出了門外。

就在街角仰頭看著天空沉思的時候，前方疾衝過來身穿上班服的一個男人一個不小心撞跌了手上的袋子。看著這冒失鬼頭也不回地奔離而去，這時儘管有點哭笑不得，卻也只能搖了搖頭。就在拾起了袋子的那個瞬間，卻發現是不是好像忘了什麼台詞一樣。什麼時候我脾氣變得這麼好了，明明換作是以前這混蛋大概會被抓著來訓斥一番。可是今天怎麼就這樣輕易放過了？想起那次在街頭上，純粹被路人無心撞了一下而大發脾氣。咒罵了一輪後，轉身卻只發現一雙眼睛鄙夷地瞪了過來，接著頭也不回的就走了。留下困惑的自己，在熙來攘往的街頭怔怔發呆。

才剛提起了袋子，就看到前方有個捧著一大把棉花糖的小弟弟。只見這小子滿足地一把又一把拔下軟綿綿粉藍色的糖絲，大口大口的吃著。一面吃，臉上還一面現出那種滿足之極的微笑。跟在旁邊看起來應該是小孩子媽媽的少婦看著自己的孩子，也跟著暈上了同一抹微笑。再看看前面不遠處，一堆小朋友已經在賣棉花糖的攤子前滿心期待地排著隊，使得男人的腳步就像是被催眠了一般走了過去。

雖然堂堂一個大男人，跟在在一堆孩子後面中間排隊等棉花糖的這個畫面，看起來很荒謬，可是排了許久終於還是買到了。人饞嘴起來，大概都沒想那麼多了。想起那時第一次事隔多年後吃下的第一口棉花糖，那因過度甜膩而扭曲的臉，大大地逗樂了身邊的那個人。喝的咖啡明明甜死了，這點點棉花糖卻吃得好像在吞毒藥這樣。聽著對方不知好歹，不住的調侃，手指就趁隙戳向那人的腹部。童心未泯的兩人，就這樣在街上瘋狂地嬉笑追逐著，無視著被撞到民眾的乾瞪眼。

『對你而言我根本就是個屁也不如的東西！』，那張本來很迷人的臉這時已佈滿淚痕，還來不及心疼，還來不及反應，眼前的門就這樣狠狠地關上了。

快一個星期了，電話都不聽是怎樣！聽著對方不滿的抱怨，確知自己是理虧的那方也不好回嘴。過去的一星期的確是忙碌得連飯都吃不上，還好手上有胃藥不然早就痛死了。可是忙歸忙，其實要擠出一點時間回個電話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是藉口真的太多了。今天是想早點睡覺，明天是客戶很纏人不能分心，後天也有後天的理由，電話所以也始終沒有撥出去。本以為終於忙完了一個案子可以快樂地度過一個晚上，可是興沖沖拿著一袋事物和一支酒，

臨時摸上門的下場就是被轟了出來。

當晚的雨勢異常的猛烈，意興闌珊的他走在路上不消多時就淋成落湯雞濕嗒嗒的。走到街角的垃圾桶旁，看了看手上袋子裡的食物已經被淋得一團糟了，就跟著那瓶酒一併丟了進去。聽著東西掉到垃圾桶底那「咚」一聲的聲響，空洞得像是自己心情的寫照一般。已然濕嗒嗒的一張臉，這時也不知道是一張哭花的臉，還是純粹是被雨水淋濕。不知不覺中，過了好一陣子也不知道怎的走到了家裡。換下濕漉漉衣服，默默的洗了個熱水澡的男人，就這樣無語地上床去睡了。是夜睡得不甚踏實，尤其那句重話一整晚像是播放機暴走了一樣在不同的夢境不斷地重複。

『對你而言我根本就是個屁也不如的東西！』，放棄了掙扎，也沒理由掙扎，男人就這樣被推出門外。

想到出發前幾天那場爭執，算起來也一個星期多沒有打電話過去了。此時天色已經暗了下來，男人走入了一家快餐店找了個靠窗的地方索然無味地吃著晚飯。這頓飯除了飽肚外似乎也沒有其他的功能，這一整個星期來，吃下的每口食物，無論有多美味吃到嘴裡也猶如嚼蠟。窗外仍然是行色匆匆的人群不斷地相互穿梭著，像是各自都有明確的地方可以去。可是自己下一站到底要去那裡卻全然沒有任何的概念，只是知道還不想回飯店休息。手機上仍然顯示著同樣的撥打界面，腦海中盤旋的，還是那個問題，撥過去了要說什麼？

本來完成了這事情可以好好休息大半個月，可是現在看來卻變得無比的奢侈及多餘。男人漫無目的地繼續在街頭上走動，儘管四處燈火通明，可是卻沒有一盞燈可以讓他好好停下來欣賞這異國風情。提著一個大袋子，穿著筆挺西裝的這個人在這晚上的街頭裡，和四周已經穿戴著休

閒服飾的人群顯得極為突兀。對此仍然渾然不覺的這人繼續隨著人群不斷盲目地走著，臉上的表情麻木得像是一塊木一樣。從臉容完全說不出這人是在傷心，抑或高興。

手機上仍然顯示著同樣的撥打界面，而對方在這星期也反常地不再三天兩頭撥電過來關心自己。吃飽了沒？晚安！早安！在忙什麼？此刻想起來怎麼感覺有點心酸？有多久沒聽到有人如此關心自己？一連串的問號，搞得腦筋越來越糊塗，加上連續幾天睡眠不足的關係，整個人好像突然間失去了所有的自制。於是，走著走著，男人的淚滴開始無預兆地劃落。這是想念的淚水，只可惜這淚滴卻也無力改變什麼。

『對你而言我根本就是個屁也不如的東西！』，多麼無從反駁的一句話，這已如夢魘的一句話已經在腦海以及夢裡不斷地像是唱片跳針一樣重播著。

好不容易走到了一個相對比較清靜的公園裡，此刻的男人已然失控地嚎啕大哭。有多久沒有這樣任性地哭了？連他自己也答不上來。泣不成聲的男人看著那該死的撥打界面，終於想也不想就按下了那綠色醒目的撥打鍵。電話響了好久，久得好像這是不屬於任何人的號碼。終於等了快兩分鐘後，話筒裡終於傳來了那把朝思暮想的聲音，聽到了這段大哭的聲音似乎也嚇了一大跳。顧不上自己還在氣，聽得如此悽慘的哭號，也只好澆熄那團怒火出聲安慰。聽到對方的安慰，話筒這裡的人哭得更淒涼。等到終於可以喘口氣能開始組織句子的時候，話筒的彼端只聽到了斷斷續續的這句話：『對不起，我好想你.....原諒我，好嗎？』

在話筒另一端的土地上，天空依然下著傾盆大雨，彷彿在為電話裡聲音的主人傳達說不完的思念，與抱歉。

妄

於 2012 年 10 月 22 日發表到網誌 [*Jef12a*]

吃早餐嚕！看著眼前豐富的早餐，有一大碗昨晚就放到電子砂煲裡滾一個晚上的白粥，配上還有香香的芙蓉蛋，加上半顆鹹蛋，算起來可真是個美好的早餐呢，不是麼？吃了兩三口，好像有點不對勁，啊！好像弄少一人份，糟糕了！於是就趕緊衝到廚房，不過因此好像發現了更多有問題的地方，怎麼少了個水杯？那可是他最愛的水杯啊，而且還是我買的生日禮物耶，到底丟到哪裡去了？該不會.....應該是放在房間沒錯。

於是乎，這人就奔到房間去看到底這謎樣的水杯到底是不是對方放在房間內忘了拿出來。結果空無一人的房間裡，就怎麼也不見水杯的痕跡。這不可能的呀，一定是什麼地方不對。在全然無意識間，隨手就開了兩個衣櫥的其中一個。結果發現裡面空空如也時，心裡的詭異此時更甚。怎麼那麼空？怔怔地看著衣櫥老半天不果，要說衣物憑空消失料是不可能。想到這裡，腦中的暴走按鈕像是給什麼人按下了一樣，隨即就立時發瘋似地開始地攤搜索家裡的每個角落。搜尋之徹底，彷彿誓要找出所有可能的線索才肯罷休。

浴室裡只有一副沐浴用具，毛巾也只有那麼一條。那茉莉香精的沐浴乳和薰衣草味道的洗髮精去了哪？還有那粉藍色的毛巾呢？盥洗用具牙膏牙刷只有各一支，洗面乳也只有自己的。那專對付敏感牙齦的粉藍色細毛牙刷呢？還有那剛買回來電視上廣告還在熱打中的須刨呢？還有刷了滿口檸檬香氣的牙膏呢？怎麼連那有美白功效的護膚品全部都跟著不見了？浴室不過也才那麼大不是麼？神經質的這人甚至還翻了馬桶的蓄水池，確定東西不是藏在裡面，才悻悻然帶著茫然的思緒到下一個地方繼續搜查。

到了書房，發現了排排擺放著的六個落地書櫥只有其中三個是放滿書的。這三個書櫥的藏書之多，彷彿再多塞一本就會爆炸。詭異的是，另外三個卻空空如也。整間書房還整理得乾乾淨淨，儘管是空著的那幾個櫥子，亦是一塵不染。這兩副書櫥的對比，怎麼看就怎麼詭異。明明這六個櫥對於現有的藏書應付起來是綽綽有餘，但仍卻故意空了三個。一面騷著頭，這人一面開著書桌下的抽屜，卻只發現該出現的文具全部也跟著不見了。奇怪了，滿櫥子的金庸衛斯理全部不見了就算了，怎麼文具也跟著憑空消失了呢？除了世界上真的有鬼，似乎好像也找不到任何別的理由。

總不能把買來的飲料也搬走吧？一面想著，腳步一面就走到廚房尋找更多應該會在的東西。啤酒，影都沒有。紅酒，只有自己前兩天貪小便宜買回來的廉價貨色。他最愛的汽水總會有了吧？可是冰櫥裡散發出來的訊息，彷彿是這家的主人突然想要過上健康低糖的生活，不用說自然一罐都沒發現。這就奇怪了，再打開冷藏庫，結果裡面四個隔層只有其中兩個是滿的。同樣也是滿到快瀉出來，明明可以放到另外比較空的部分不是嗎？可是空曠的兩個隔層，卻只看到除臭用的一包炭粉。

遊戲機是一起買的，總不能抬走吧。一面心理想著，這人開始拖著越來越沉重的腳步，緩緩地帶著疑惑不已的神情走到了客廳去。遊戲機還在，好險，可是.....怎麼遙控搖桿只有一副？不會吧，又不是什麼貴重的東西，竟然還帶走，也太過分。那唱片就不會帶走吧，抬頭看一看擺滿唱片.....應該說是其中一半擺滿了唱片的櫥架，才始然發現有一半的櫥是空著的，情況就猶如同書櫥一樣。

怎麼會那麼剛好？也顧不上吃早飯了，反正折騰了這麼時分菜也已經涼了，就算不是也沒胃口再吃了。後來，像是靈光一閃一樣，啊！安全套總會還在吧？雖然為了想到這個而感到害臊，但是腳步卻不知為何陡然輕盈了起來。回到了房間，只是翻了那一邊的床頭櫃發現又是空的。真見鬼了，這到底是怎樣？這時，雙腳就像是突然灌了鉛一樣，已經瘦弱不已的這人，已沒有力氣抬起它們。茫然間，只能跌坐在偌大的雙人床上，然後隨著彈簧的伸縮忽高忽低地彈動著。

紊亂的思緒，隨著在彈簧床上如同身在驚濤駭浪的小船上的彈動，而變得更加凌亂。想要試圖整理出一個所以然來，可是想了老半天卻怎麼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釋。是出差麼？好像也沒聽說過，若是真的也全然沒有跡象。再加上，這陣子也從來不見他去弄什麼護照什麼的。撇開這些，算算日期，若要出國護照也該更新了，不可能。離家出走麼？老家在好幾十里外的鄉下，而且離上班地點偏遠，自然也不可能。可是搬走到別處，也總不能一時間搬得如此無聲無息吧？

再想到安全套臉倒是先紅了，明明前幾天才有很愉快，但怎麼都不見了？還有算起來應該剩下三隻的，本來還想趁藥妝店這兩天大減價進貨的，所以還要買麼？本來還

想買個不同口味和造型的，可是現在.....啊，好害羞。環顧四周了一陣子，腦中突然蹦出了一個想法。啊，怎麼沒想到！明明就是去旅行了，去了愛爾蘭啦，難怪衣服都不見了啦。一定是的，前兩個星期才聽他牢騷怎麼移民廳的人辦事怎麼那麼慢，是啦，肯定就是那時候換了護照啦。

一面為了自己終於想到了原因而感到興奮，這人一面衝到書房拿起了手機翻查行事曆看看是不是有記錄什麼。結果在兩個星期前的某一天果然看到有相關的記錄，都說了嘛，明明還是我開車載他過去的。好啦，飯菜都涼了，還是先吃好了。一手拿著手機看著訊息的記錄，另一手則心不在焉地喝著粥。真是的，明明知道漫遊很貴還一直回短訊。儘管詞句是抱怨，但是在很發達的腦內小宇宙劇場裡卻是上演著無限歡樂的劇碼。

吃飽喝足後，再翻翻行事曆，才記起今天約了人喝茶聊天。真是的，都快忘了這事情。可是在這之前還是要先把屋子打掃乾淨，要是那天積了灰塵他回來肯定是要大大地生一個氣。想到時候又是三兩天不跟我聊天，這划不來。在算了算時間發現還有好幾個小時，這人就趕忙趁空在這個美麗的星期六清晨，給已經很乾淨的屋子來個小小的大掃除。弄了老半天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集在一起的灰塵卻看起來比煲湯用的那撮鹽來得還少。看著那撮灰塵，心不禁想著這也實在是太厲害了。厲害在於，竟然可以在忙碌的工作之餘把屋子維持得如此乾淨。雖然聽起來很不要臉但這是事實，沒辦法。

真希望可以有一次可以一起出遊啊，每次都丟下我一個人在家，真是的。一面洗著澡，腦海裡就開始在思索著是不是真的在交往了這麼多年從來沒有出遊過。也不可能吧，不過看來事實也是如此就只好算了，竟然還真的沒有

一起去過什麼地方度假。咦，還有到底交往了多久呢？不知道為什麼，每次想到這種很細微末節的事情總是印象很模糊，沒辦法啦，為人太粗線條，而且也不能什麼事情都往行事曆和手帳裡面寫吧。

可是這不是意味著少收了很多年紀念日的禮物嗎？可是換個角度，對方也一樣很虧啊，還是打平。既然對方都不計較了，也就只能摸摸鼻子算了。不過紀念日是什麼時候倒是真的還說不上來了呢，當初真該在行事曆裡面放個記號什麼的。不過後悔也是沒用的啦，唯有等到回來的時候再計劃怎麼敲他一筆好了。同事都說公司樓下的海鮮餐廳很美味，而且夠貴，嘿嘿。想到這裡，腦海中浮現的滿滿的都是蜘蛛蟹爬來爬去的情景。

一邊換著衣服，看著鏡子裡面的自己，這人就開始動念是不是要買件款式差不多一樣的男裝。這穿起來很舒服耶，當初真該買多一件，不然每次他都穿一樣的衣服真的成何體統。感覺對今天的造型一切都沒問題了，看著鏡子裡面的倒影，腦中想的卻是，這陣子都有在往健身房跑，那穿在對方身上一定是極為好看。說起來，還真能媲美雜誌裡面做作的那些模特兒了呢。我男人走出來你們這些二打六還不失業麼，哼！

一上車，就看到車子倒後鏡上掛了一隻小東西，心情也隨著亮了起來。這買回來給我的手信總算沒有帶走，不然這傢伙旅行回來罰睡一個月客廳也難消我的一肚子氣。一路上，這人一面聽著唱機播出來的音樂，就跟著一面哼唱。這是他最愛的唱片耶，竟然沒帶走哦。真走運，想來大概是來不及到車上找吧。看吧，都說了要早點收拾行李，每次都是臨出門才弄，難怪會漏掉。不過這樣也好，至少有這張唱片，不然人又不在感覺會很空虛的咯。

開了一陣子的車，終於抵達了目的地。一面吹著口哨，一面就進到這朋友的辦公室內。真是的，竟然還要約在辦公室，知道你工作狂啦。可是今天是週六耶，說得好像是我週日工作時間過長是我問題一樣。雖然滿臉堆滿了笑容，但是小劇場內這時候肯定是在上演著演員被詛咒集體翻白眼之類的劇情。算起來也很久不見了，距離上次見面大概也差不多兩個月了吧。是說你這人怎麼那麼不專心，一面聽我說他的事情，一面還要皺著眉頭寫著報告還是什麼的筆記。

『本來好好的，怎麼劑量一開始減少就又在次回到之前的狀態了呢？』，看著眼前的這人一直說著自己男朋友這陣子突然去旅行的事情，治療師一面皺著眉記錄著，一面翻查之前的報告，然後一面疑惑著。

逝

於 2012 年 10 月 23 日發表到網誌 [Jef12g]

這天的早晨反常的陰暗，老天一大早就飄起了小雨。本來應該很美好的星期天早上，就這樣鋪上了一層小小的憂郁。難得今天沒上班，想說來喝個咖啡，沒想到才踏進咖啡廳裡面外頭就開始下起了綿密的細雨。雖然本來也是打算在咖啡廳坐會兒，但是隨著這場雨，室溫開始越來越冷。結果，就很莫名地陷入了走又不是，呆著也不是的尷尬局面。說實在，網絡上看到的文章都在說什麼看著窗外的細雨如什麼絲般掉落煞是漂亮什麼的都是廢話。這些人肯定是不怕冷的，明明冷到都快發顫了，那裡還有什麼心情去賞雨。

終於等到了熱騰騰的咖啡了，待在窗邊的位子坐好後，本來還想好好裝個優雅看看雜誌的心情隨著室溫的降低也跟著滑落。反正閒著沒事，於是就只好轉而看看外邊來來往往的人們。由於雨勢不太大，加上今天是個周末的早晨，所以室外人潮也不見得太熱絡。儘管飄著雨，路上也不見有人為了避雨而快步走著，甚至撐傘的人也屈指可數。其實也難怪，畢竟過去的幾天陽光燦爛得讓人不禁不

住地詛咒。看著外頭的雨勢，再想著過去幾天的炎熱，這場雨大概很快會過去的吧，他想著。

突然間，街角突然出現了兩個一高一矮，非但畫面看起來不突兀，配搭起來反倒很有溫馨的感覺。這兩個人慢慢地走在路上，較為年長的，看起來應該是身旁男童的婆婆還吧。只見這老婦一手撐著傘，另一只手則是牽著身旁的小小孩。只見那個小男孩一直奔奔跳跳的想要搶去婆婆手上那顯眼之極的多啦 A 夢傘，而腰板子堪算不錯的老婆婆則不住地低頭對著身旁的小頑童搖著頭示意似乎在說這不可以。

『給我雨傘啦，我來遮你！』，小小孩總是有奇怪的自尊，儘管自己個子小，但為了不讓同伴們看扁，還是跟旁邊的婆婆大聲地下著指令。還記得那是一把普通之極的素色雨傘，那一年的某一天早上，就在上學的途中老天毫無預兆的下了一場綿綿細雨。萬事俱備的婆婆老早就不急不緩地拿出了雨傘，不顧旁邊蹦蹦跳跳這小鬼的叫囂，依然自顧自的慢慢地走著。見自己的要求得不到任何的回應，小男孩賭氣地掙脫了牽得牢牢，爬滿皺紋的這只手。見對方不為所動，於是就無賴地蹲在了地上，臉上擺著一副「我看你怎麼辦」的樣子。

『你高興你就慢慢在這裡蹲著，等會遲到了老師抄寫名字一百遍你不要去找爺爺幫你寫。』，老婆婆只是狠狠地落下了這句話。

接下來的畫面又不知怎的模糊了，視線又回到了眼前的這兩祖孫。只見這時這小男孩已然整個快趴在對面玩具店的櫥窗上，想是玩具店裡最近大概是新進了什麼好貨色。小個頭一面看著，一面轉頭對著旁邊的老婆婆說著些什麼，臉上的表情一臉的殷切。說得興起的時候甚至還在

原地蹦跳著，大概是在耍賴吧。喝了一口因室溫關係，開始慢慢轉涼的咖啡，這曾經的小男孩繼續津津有味地看著這兩人。

『啊！無敵鐵金剛，我要我要我要！』，在菜市場的玩具攤，小男孩看到那諾大的機械人模型玩具開心地叫嚷著。兩手提著菜肉魚豆腐的婆婆沒好氣地看著這小男孩，儘管這小搗蛋不停地叫嚷著，但她還是一聲不響地冷眼看著。好不容易終於等到了約好的十分鐘，婆婆就很酷地示意著旁邊這小子是時候回家了。見自己叫嚷戰術全然沒有任何的效果，小男孩最後只好使出殺手□——鏟地。

『我要回去準備午餐了，你不要吃是你的事情，等下餓肚子不要在街上哭哭啼啼。』，話還沒說完，婆婆人就已經在十來步外了。

又是拉的，又是扯的，終於對街的老婆婆把快粘到櫥窗上的小弟弟給拉開了。再喝下一口咖啡，怎麼變成冰咖啡了？只見對街的婆孫二人組也漸漸離開了實現範圍之內，不知道這時候那小男孩是不是在哭鬧，還是賭氣在回家的路上不說話？窗外的雨依然下著，可是腦袋裡播放中的畫面卻沒有停止的跡像。一轉眼間，畫面的色調不再是之前是暖暖的感覺，而是有點冰冷，就像是手中的這咖啡一樣。

那晚，雨下得很大，新聞說是今年來最大的一場暴雨。雖然下了好幾個小時，可是雨勢卻不見有轉小的樣子。他萎縮在牆角靜靜地蹲著，眼淚早就流乾了，此刻感受到的只有深切入骨的寒冷。這不是個適合燈光的一個夜晚，他在黑暗中穿著單薄的衣著，任由著冷風拼命地往身上吹襲著。身後的牆壁，像是一道最後的依靠般，儘管很冰涼，但至少可靠，尤其是在這樣的一個雨夜。

醫生說已經盡了一切的努力，可是努力過了，不代表生命就能因此得到挽救。生命之脆弱不是文字隨便兩三句就能交代的，沒有人會相信就只是摔了一跤，一切就只化成追憶。那個會酷酷地不管自己在玩具攤前耍賴的婆婆，那個不在乎自己在雨天裡賭氣不上課的婆婆，恰恰就是小學生作文裡永遠不會出現的那種婆婆。是太生活化所以才顯得很真實麼？還是這個祖母，本來就是如此這般的與眾不同，從來就不是會像肥皂劇裡演得那種會在孫子生個小病也會哭哭啼啼的那種？只可惜，這一切，都隨著她的離去，而隨風飄逝。

喝完了咖啡，走到了仍然飄著細雨的街上，無視著人來人往拋過來異樣的眼光。他靜靜的站著，試圖回味著當初酷斃了的婆婆，面對自己的賭氣，頭也不回地撐著傘一面繼續往學校前進，一面說著的那句話。

『再不走被人抓走了那是你的事情。』

忘

於 2012 年 10 月 31 日發表到網誌 [Jef12c]

啊，又忘記寫功課，還好今天早到學校有點時間可以趕在上課前把它寫好。正當疾筆振書之時，老師突然毫無預兆的提早了十分鐘進教師。就在內心還沒大喊糟糕前，一顆震撼彈在記憶深處又引爆了。啊，上星期已經交代今天還有默寫，所以才會早到啊。這次完蛋了，還有一大段的功課還沒寫完不說，這次的默寫肯定完蛋了。功課來不及交上去就算了，這默寫一個字都寫不出來還不是吃蛋麼？

一面翻閱小時候的日記，雖然當時候自己總是發生很荒謬的事情，但是事隔多年後的今天卻沒辦法笑出來，反而越看越不開心。如果時光再回到從前那該有多好，盡管會偶爾很煩惱，但總好過現在想要忘記一些事一些人，卻偏偏越是嘗試，就越是印像深刻。說到記憶這回事還真的很妙，依然忘記的事情仍然記不起來，但是忘記事情的後果卻歷歷在目。無論印像有多麼模糊，但一翻閱以前的日記就陡然清晰起來。

接下裡的日記仍然不乏以前忘東忘西的「偉大事跡」，仿佛記性差反倒成為一個值得自豪的本事。是啊，能夠忘

記事情可能真的是個很幸福的事情，或許是個了不起的本領，可怎麼成年後記憶力反倒變強了。前幾年還記得自己常常忘記前一天晚餐吃什麼，但是幾年後卻連前天早餐吃了什麼都如數家珍。是生活太枯燥麼？也不盡然，反而這幾年為了試圖讓自己遺忘不開心的事情，而以身試法坊間的傳説來刻意讓自己更忙碌。

結果忙碌使人健忘的傳説並沒有應驗，反倒是因為瑣碎事情變得更多的關係，而讓自己無意間做事開始找到方法去組織思緒。做事有了組織，進而使得零碎的資訊記得更牢靠。所以，這幾年做事不僅更有效率更可靠，那別離的痛也跟著一天比一天深刻。那種痛，仿佛每次想起相關回憶，就會在骨子內留下更深的印記。古人說的刻骨銘心也不過如此吧，這詞也實在貼切得殘酷。

他最愛下象棋，為了讓彼此有共同的話題，所以硬是逼了自己也參與了這個遊戲。還記得經過了幾次約會發現也沒什麼事情能做了後，某天就在一起看電視的時候，突然間一套象棋就擺在了面前。也沒說什麼，也沒有機會拒絕，反正交代好怎麼記下每一步棋後兩人就在一個無聊的午後下了幾盤棋。這分明是欺負嘛，本來就不是心機鬼，所以常常沒幾步棋就死光光了。

接連幾次約會下棋都無法取勝後，眼見對手也開始輸得不怎麼耐煩了，所以過了幾次後就變成每天每人只下一步棋。聽似簡單，但因為每天只有一顆棋子，要下好還是得花很多心思的。漸漸地，雙方的問候不再是早安午安晚安，往往是對方一早就把該走的那步透過簡訊發過來了。接下來換自己考慮了一整天，等到晚上臨睡前才施施然回復接招的那著棋。剛開始的時候雖然還是死得很快，但是過了幾個月幾盤棋後，雙方的拉鋸越趨吃緊，也越下越

久。

拿起了自己的運算棋子走勢的本子，就順手翻了翻當時做的筆記。後來為了不輸得太難看，就引用了軟件設計的一些理論。在每下一步棋前都會逼著先看看算算想要走的棋子，在三五步內會不會引發什麼很糟糕的後果。雖然是沒有辦法如超級電腦可以每秒運算幾千步，但一天只是一著，預算那三五步，也聊勝於無吧。翻到了最後還在進行中的步棋記錄，一時興起就拿出了棋盤跟著記錄一步一步走著。

到他了，如果換成是我該怎麼走呢？

有時候，只有在分開後才知道對方在自己身上烙印了一些什麼。除了下棋外，本來藏書只有滿是字的書櫥，這幾年倒是多了一些漫畫。這些代表著對方的漫畫本一直都在書櫥裡安詳的並排著，也從來都不忍心去翻開來看裡面到底畫了什麼故事。感覺上這些後來才進駐的書本仿佛注了一絲靈魂，一經翻開就會消散無蹤。留下的東西那麼多，是要怎麼來放下，怎麼來遺忘呢？

那是一副嶄新的眼鏡，可是卻恨透了，要是不見了有多好，可以買多一雙新的。一面在路旁等著校車，當時年紀還小的自己一面暗自盤算著。當然，如果真的不見了搞不好會被打到開花，但是想一想其實也很過癮的。等了好一陣子，校車終於來了，一群學生就很歡快的朝之飛奔了過去，當然也包括了希望新眼睛憑空消失的這小子。也不知道是不是值得高興的事情，車子開到一半，糊塗鬼發現了眼鏡不見了，什麼時候發生的？著急也來不及了，現在離學校才有五分鐘，要轉回去看看是不是掉在路邊已經不可能了。

想當然，當晚換來的是一場精彩絕倫的痛打。

有時候，忘記一件事情來得就是如此自然，如此毫無痕跡。可是為什麼最想遺忘最想丟掉的這段記憶，偏偏就是如猛鬼纏身一樣甩也甩不掉？是老天要懲罰當初用情太深，把過多的愛放在錯的人身上麼？可這又何錯之有？意識到已經是淚流滿面的時候已然是過了好一段時間，眼前的棋盤依然停留在自己當時走的最後一步，可惜第二天一早卻等不到接下來的那一步。

什麼時候，想重新學會忘記變得如此遙遠？曾幾何時什麼都可以忘記的那個人到底去了什麼地方神游去了？那個會在學校書店前發現自己又忘記自己那裡掉了錢，在老師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人是死了嗎？還記得那個時候，在店門前哭了老半天讓對方又是勸的又是哄的，只是每次想到回到家，可能又會因此被打得死去活來的時候，眼淚說什麼就是沒辦法停止。最後沒轍的老師只好說幫自己出那筆錢好了，哭了老半天揪在一起的那張臉才稍見舒緩了起來。

每次聽到這些荒謬事跡時，對方英挺的臉孔都會因此扭曲成一團，只差沒有滾倒在地上。怎麼可以這樣糊塗？明明不是什麼歡樂的遭遇不是嗎？可是每每說完，盡管不願意，但卻還是不得不同意，怎麼年幼的自己會這樣丟三落四什麼都能忘，老天一定是當初忘了在腦袋裡裝個固態硬碟。不過這樣也好，至少那次全然不記得另一半生日，也只能無可奈何的接受另一半是個失魂魚。

吃著晚飯的時候，桌子上都不是自己最愛吃的。這真是太可惜了，這糖醋魚是剛學會的新菜色，只是也好像沒機會得到任何反應，哪怕是嫌棄也沒關係。雖然晚餐只有一個人吃，但是飯桌上仍然擺著一如往年的三菜一湯。真

要說分別，除了少一個人吃外，其實廚師也換了個人。說要多吃點菜，所以剩下的兩道菜都是水煮的青菜，都是曾經有人最愛吃的油麥和香港芥蘭。至於那碗湯，就是每次讓對方胃口大開多吃一碗飯，用蘿蔔番茄馬鈴薯洋蔥再加一片瘦肉熬成的湯。

一個人的晚餐，尤其是對著那麼豐盛的菜肴，是多麼的寂寞，但也習慣了。

豐盛的晚餐只差一份甜點，真該遺忘的畫面又毫無預兆的浮現了出來。那是個陽光燦爛的午後，用過了午餐，興致一來也不由分說，就牽著自己的手拐入了便利店內。也不管人家是不是剛才已經吃得飽飽的，也不管人家是不是已經來得及發表任何意見，另一只手從冰箱裡抓起了兩個甜筒就付賬了。回味著當時兩人手牽手在街上吃著冰淇淋的畫面，再咬一口手上同樣的東西，入口的不是甜膩的滋味，而是滿滿的悲苦。

今天刻意沒買蛋糕，因為買了也不會有人吹蠟燭，而且不是說早就該忘掉了這個人麼？在朋友面前要偽裝心裡早就沒有這個人說真的不很難，一兩個月大家都信以為真。但是過了好幾年身邊從來都不見任何人，大概大家也猜到了他其實還沒完全離開，只是從來沒有人忍心說破。口口聲聲說已經放下已經忘記，但是不是真的，只有自己最清楚。滿屋子的棋譜、書櫥、晚餐甚至甜品都是不容忽視的佐證。

今天是他的生日，適逢那出不完的漫畫又有新一期上市。書櫥早就空出了一個位子，讓給又一本還沒拆封的這本漫畫。或許，自己一直都搞錯了想念的對象，一直都以為是在想念遺忘的本事，可是實際上卻更像是想念在四年前的這天下午，因車禍離開了這世界本該開心上班的壽

星。本該是最快樂的一天，事後還發現撞得形如廢鐵的車子內內還有兩個嶄新的指環，誰又會想到一場車禍卻一切都化為烏有了呢？

告別式的那天，拿著一束他最愛的百合花，就站在室外一直到儀式結束。家屬自然沒有什麼好的臉色，要不是說過不喜歡看到自己哭，不然怎麼還可能強裝冷靜一直堅持著。那剩下的一個指環仍然好好的放在面前的盒子內，是跟自己手上無名指戴著的一樣款式。沒有花俏的設計，也沒有華麗的線條，那純粹就是一對普通之極的對戒。說起這對戒，要不是妹妹的憐憫，恐怕這事也跟著冷冰冰的屍體深埋在六尺以下的地底去了。

『我真的應該遺忘的，根本就是一直都放不下的你』

眷

於 2012 年 12 月 7 日發表到網誌 [*Jef12e*]

見面，從曾幾何時的滿心期待，到如今已然悄然變成必然發生的例行公事。看電影，從以前黏嗒嗒分也分不開，到現在之間的距離已經堪比大象步道。想當初愛得如此掏心掏肺，愛得那麼狠心扯開在懷裡緊抱住自己的那個他，為的只不過就是要騰出一個空間。結果萬萬沒有想到，才過了才沒多少日子，當所有的熱情都淡下來以後，一切又再度靜如止水。世事之難料，從此可見。

難得今天提早下班，想到倆人也太就沒什麼驚喜了，於是車子在開回家的路上，就一個轉彎駛向了他辦公樓的方向。有多久沒有在這條路上行駛了？難得路況暢順無阻，開車的心情也跟著放鬆了起來，然後思緒就不經意的飄到了幾個月前的回憶。在大都會裡，沒車是個難題，但有車要煩惱的事情也不見得少一些，其中一項，就是該死的交通阻塞。去他媽的什麼高擁車率是繁榮的象徵，每次車子困在車龍陣裡時，幾乎沒有一次不在懊惱為什麼出門忘了先詛咒說那句蠢話的高官。就算詛咒不管用，至少遇到了交通阻塞心理也比較有些許的慰藉。

是說當時載送的那個他儘管面對自己的不耐煩，但總

能在一路上帶來一點歡笑。可是就算再親密話也有說完的時候，沉默了一陣子後，當注意力仍然在前方的路況時，耳邊就傳來一陣歌聲。說不上悅耳，可是哼唱出來的歌卻有著一種安撫情緒的作用。一直都沒有去問歌名是什麼，歌詞聽起來卻頗令人喪氣，唱著什麼「不想想太多，不過是分手」之類的。明明當時也沒有分手的蹟象，或許還沒到吧。

車子終於在放工時間前五分鐘抵達了他的辦公室大樓前，估計等到再度開車時，又該是塞車的時候了。短訊發出去沒多久，要載送的人也隨著一群人走出了辦公樓，接著就順理成章地上了車子。才關上了車門，車裡就開始瀰漫了一股淡淡的香味。什麼時候又習慣了這新的氣味已然不可考，但是就在今天這一刻，這一個提早下班的傍晚，記憶裡的另一股味道卻突然竄了出來讓自己重溫了這這股曾經熟悉的味道。

和身旁這人散發出來的味道不太一樣的是，記憶裡的那股味道帶著淡淡的甜味，就像是有人在車裡暗藏了一箱橙的那種味道。說不上霸道，更不是刺鼻，而是一種聞之幸福滿滿的感覺。隨著時光的流逝，這股味道不知怎的像是被封存在記憶裡最深處的一個寶箱內，裡邊像是裝了什麼定時裝置一樣不定期的釋放出收藏的香味。是說也已經分開了一段時間，可是想起來的時候，那股味道卻那麼具體的刺激著感官。

車子開著開著，左手突然感覺有點空虛，加上空調的關係，變得有點冰涼。那雙溫暖的大手，說起來也已經離開了生活範圍一段日子。奇怪的是，雖然開著車的同時牽手是有點危險，但在那隻右手的緊握下，卻莫名的帶來了一種安全感。彷彿如果真的發生了什麼事的話，也至少身

邊有人罩住一樣。沉醉在思緒的躍動裡，也不顧上去關心這一路上是怎樣開的，反正就是緩緩過了幾個車龍陣，最後總算也安然抵達家門口。

今晚的晚餐仍然毫無懸念，面前端出來的也不過就是可能上星期才吃過的飯菜。換作是之前，菜色變化之多端，跟眼前的比起來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至少在交往過程中，餐桌上同一道菜不曾出現超過一次。如今眼前的這道蒸排骨，是上星期才吃過嗎？還是上上星期又吃過了一次？雖然本身也不是什麼老饕，也不是什麼食家，但是眼前了無新意的菜色，儘管仍然大概美味依舊，卻有點膩得讓人吃不下飯。

吃完了晚飯，對方一反常態提議說要看一部舊電影，卻又大賣關子不說是什麼。只是才播了兩幕的畫面，心裡就知道，是 **Notting Hill**，也就是以前和那個他一起看的第一部電影。

殘

於 2012 年 12 月 15 日發表到網誌 [Jef12d]

與其面對課堂上一群毛還沒長齊的小屁孩，眼前所見，只有空蕩蕩的客廳，和故弄喧嘩的電視機。電視機裡的人依然不知所謂地，為了節目的效果一面嘻嘻哈哈，一面說著言不由衷的話。沒有人搗蛋舉手為了哄堂大笑問一句愚蠢的問題，也沒有人在聽到自己宣佈今天沒有功課而感到雀躍，如今回答她隨堂測驗的，卻只有櫥櫃裡不能說話的福祿壽雕像。雖然無法言語，但是這三尊雕像的頭和身體很巧妙的以一個彈簧連接了起來，所以稍微一搖動，整尊雕像看起來就像在煞有其事地搖著頭。

這些曾經在琴鍵上飛舞的手指，如今各自都像灌了鉛一樣僵硬、沉重，連吃個飯想要抓著匙叉都像在舉重。退休多年，想起來已有一段時日沒有在學校的音樂室，經歷著自己常彈錯音那大家已經習以為常的尷尬。也算不起來有多久，沒有在學生面前指導五線譜上每個音符，在直笛上的對應位置。可是，當年在鐵達尼號大熱的那陣子，率領著還不曉得歌詞意思的一群小孩，在畢業典禮上表演電影主題曲 *My heart will go on* 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

這雙執粉筆的手，已經有多少時間沒有在黑板上飛

舞，運算著一題又一題的數學算式、抄寫著優美的詩詞和課文。現在別說粉筆，想要提起筆寫張支票都得經歷重重掙扎，彷彿提起的，是 Harry Potter 系列故事裡，Dumbledore 留下來的無敵魔杖，每一筆每一劃都得千萬分的小心翼翼。看著以前的學生們在前日飯局獻上的生日卡，看到錯別字也只能苦笑了一下，提筆劃出錯別字，似乎在不經覺中已經成為一種奢華的願望。

這雙征服無數土地，踏過青藏高原的腳，什麼時候已經變成這般軟弱無力，連走個路沒有了累贅的柺杖就艱步難移。飯後想散個步把一切煩人事物拋諸腦後，但是每走一步煩惱卻多加一份，曾經輕盈的腳步何時回到了嬰孩時期的蹣跚已然不可考。再也來不及和孫子在草原上追逐著陽光了吧，想著自己身子的不爭氣，淚水已經不自覺順著臉上的紋路劃落。

這雙耳聽八方的耳朵，什麼時候這麼依賴助聽器的存在，身邊的人怎麼突然都在臉紅脖子粗地跟自己說話，可是聽進來時音量卻像是聽著什麼人在低聲吟唱著什麼詩歌。不耐煩的孫子，什麼時候越來越多的用自己的手機寫著他想說的話給自己看。電視的音量，什麼時候數值越來越大，但越來越小聲？直播裡羽球賽中觀眾的吶喊助威什麼時候變得那麼文雅？

是世界變化太多麼，還是自己跟外界的距離越來越遠了？

這篇遲到很久的文章，分別獻給生命中頗重要的兩位親人。

童

於 2012 年 12 月 23 日發表到網誌 [Jef12f]

昨天掉了東西，故心情很糟，所以想寫點什麼來發泄一下情緒，卻苦無對象。一直到剛剛才發現，好像可以寫給你。老丟東西的習慣說真的似乎沒有改善過，唯一不同的可能是說，人長越大，掉的東西引起的後果就越嚴重。說到這裡，還倒是很懷念你不見眼鏡的那次，記得當時一整天心情都很忐忑，甚至到如果可以很不想回家面對。還有那次掉錢，然後在學校書店前哭到呼天搶地結果老師不得不幫忙墊錢。

說到長大這回事，還記得你對這事情抱著很多現在看來很蠢的謎思。就說吃晚飯吧，剛才吃這晚飯時盛著蒜米小辣椒到醬碗的時候，怕辣的你一定羨慕得要死。是啊，人長大了，口味也重了，一點辣椒真的不算什麼。還記得有一次你咳得半生不死，在舊機場當年還在運作的那個時候，在一次家族聚餐被騙說吃點辣椒醬病會快點好的那次。還有那些曾經因為你老是頂嘴結果被媽媽罰咬小辣椒的那幾次，總是讓人憶起不禁失笑。

旺財在轉眼間失蹤了好幾年，人人都說他臨老不要死在家裡出門找個隱秘地方等死了。還記得你總喜歡把它抓

到家裡對面的草地上坐著對它聊那些年少輕狂的心事嗎？我們家最近養了這兩隻狗相比你也還沒見過，兩隻都很瘋狂，沒有湊上真是走寶了。這對活寶個性上南轅北撤，碰個面總要互相騷擾一番。年紀比較大，但體型很迷你的這隻總是擺出老娘由不得你來碰的態度對熱情又很大隻的小狗狂吠。

現在的我如你所願考上了研究所，才發現一切原來都不是所憧憬的那些事。老實說，研究生的生活倒還蠻像上班族的，唯獨不支薪，反倒還要付學費這樣。兩年多的研究生涯一大半的時間都在撞牆期中度過，今日好不容易終於找到了一根指引方向的繩索，所以接下來應該會開始又再忙碌了吧。

ICQ 越來越少人用了，你引以為傲的八位數 UIN 也沒什麼人在在乎了。而曾經取代 ICQ 紅極一時的 MSN 在換名 WLM 什麼的之後，終於要在明年正式落幕，和語音服務起家的 Skype 合併。網絡世界日新月異也真的沒什麼好覺得新奇的，friendster 現在變成了遊戲網站，轉變之大想你也始料未及吧。現在互相聯絡越來越方便了，電話裡儲存的號碼也越來越多，諷刺的是我手機來電卻越來越少了。別說來電，就算是我撥電的頻率也越來越少了。

好啦，這次就說到這裡為止，下次再聊吧。

淚

於 2013 年 1 月 15 日發表到網誌 [Jef13k]

終於等到這個擁抱，一星期來的奔波勞碌，讓他幾乎忘了還有這個可以停泊的港口。雖然不知道這到最後是不是只是個臨時搭建出來的建築，但現時有個等著自己的靠山總是好的。這溫熱的擁抱讓人陡然忘了一整個星期的奔波勞累，緊實得讓人感到心安，溫暖得讓人甘願捨棄一切來交換。只是港口始終只是個港口，沒有船是可以永遠停泊不航行的，正如沒有一個擁抱是可以一直到永遠的。

躺在胸口上，對方規律又不疾不徐的心跳聲隔著胸膛傳進了貼在之上的耳朵，聽起來就彷彿是海潮拍打著海岸一樣。實在叫人難以抗拒這樣的懷抱，每次這樣躺在對方的懷抱時，他才發現自己其實一直都在渴望一個溫暖的擁抱。原來自己一直表現出來的堅強，不過只是一個被逼出來的偽裝。重重築起來的防備，只要一落到他人的懷裡隨時就頓然瓦解。有多就沒有這麼感受到安全感了？其實也沒多久，只是這一星期裡發生的事情太多了，多得這擁抱註定得遲到。

『沒事吧，有事告訴我好嗎？』

他無聲地搖著頭，這一星期發生的事情也太多，多得根本來不及消化，衝擊也大得讓人不想重溫。可是在這懷抱裡，當心緒安定下來後，過去一星期發生的事情開始一幕幕地在眼前劃過。不是已經時過境遷了麼？事情也發生了那麼久，該難過的時刻早就該過去了，明明自己都能忍住眼淚的不是嗎？可是當一切安定下來後，就在這令人心安的懷抱裡，想起過去幾天發生的事情，心裡就莫名的一陣酸。難道自己真的忘了去兌換一張大哭的通行券，就這樣讓一個擁抱給出賣了嗎？

『別哭別難過了，你這樣他會走得更不安樂。』

對方的好意雖然是能瞭解的，只是抑鬱已久的心情，仍然因找不到抒發的管道，不斷地衝擊這已然快全然被瓦解的防線。於是堅固的眼眶就這樣被眼淚弄溼了，聲音也因此哽嚥了。不知道是不是出自與心疼，或是自己難得如此脆弱，對方一聽到那模糊帶著哭音說著希望抱得更緊的要求時，手上也加重了兩份力氣把懷裡此時無助得猶如小孩的他給摟得更緊。緊閉的雙眼此時閃過的畫面越來越多，可是那句話卻像是魔咒一樣把瀕臨爆發的情緒適時給拉了回來。

『謝謝』

過了半餉，激動的情緒也漸漸恢復平靜，呼吸也回到正常的規律。放開了對方已經麻痹的手臂，他吻了一下就在眼前的臉頰。儘管情緒並沒有逮到機會爆發，但是至少這擁抱有起到撫慰的作用，至少也聊勝於無吧，畢竟沒有人有義務分擔自己如此沉重的喪親之痛。儘管一直以為真實的感情沒有稱號來得親密，可是萬萬沒想到當時那口氣就在眼前斷了的那剎那，眼淚還是不爭氣地突破了自以為萬無一失的防線崩了出來。不過話說回來，親人過世已經

是九天前的事情了，也是時候回到正常的生活和規律的作息，過多的悲痛也無補於事，人總是得向前看的，不是嗎？

旅

於 2013 年 3 月 4 日發表到網誌 [Jef13h]

外邊下著綿綿的細雨，冷冷的空氣不斷地灌進這家小小的咖啡店。一邊喝著暖暖的熱巧克力，他怔怔地一邊看著攤在面前的書。這是一本已經擺在書架上許久的書了，可是一直沒看完。前幾晚就在收拾行李的當兒，這本書正好從爆滿的書架掉了下來。或許這是上天的旨意吧，當時看了看封面，就不置可否的隨手放入了隨身的背包裡。只是這幾天行程都排得滿滿的，若不是因為這場雨，說不定這書就要原封不動跟著回國了。

口中殘留的那股可有的香氣，彷彿敲醒了一段沉睡已久的記憶。記得那一次也同樣點了一杯熱巧克力，兩人圍坐在店門外在樹下的露天座位聊著對未來的憧憬。那是一片多麼美好的前景，坐在旁邊若有留意想必也會心蕩神馳。可不是嗎，憧憬總是美好的，可現實說不定真的卻是及其醜惡的。誰也沒想到幾年後的今天，會落得自己一個人在同一家咖啡店，喝著同樣的飲料，陪伴的只有一本書的這種下場。

窗外的雨依然沒有停下來的蹟象，他無聊的翻著書本的內頁，可心思卻全然沒在之上。昨天又去了一次那家鄉

間小廟，那第一次相遇的地方。還記得那次自己走了好久才找到了那地方，所以一抵達就找了個地方坐下歇息。廟裡其實也沒多少人，放眼望去只見另一個外國人在全神貫注地看著手上的地圖。若世界上有一見鍾情這事的話，那這一刻應該就是最佳的例子。雖然長得也不是怎麼出眾，可是認真的臉容搭配菱角分明的輪廓卻顯得此人無比閃亮。

猶記得當時旁邊也沒什麼人，看到正在角落歇息的他，這人就拿著地圖過來問路。好在雖然對這地方也不太熟，但是剛才摸路過來是有經過這陌生人要去的地方。想到反正也沒事，也想到同是這片土地的過路人，當做交個朋友總也沒壞就自告奮勇帶路去了。一路上他倆在聊天中才發現彼此不但是同鄉，而且還正好住在同一家客棧，是說這一切好像也太巧合。最後，雖然走了老半天還是找不到對方要去的所在，但是總算還是趕在天黑前回到座落在市鎮的旅館。

言談甚歡的兩人雖然對此有點掃興，帶路人也有點懊惱怎麼就是找不到那個地方，可是雙方還是約好了分別洗完澡後一起出去找個地方吃飯。是夜大家相處甚歡，還一起逛街再看了一場文化表演。可是他卻絲毫沒把心思放在景物上面，整趟旅程最大的收穫反而變成了是認識了一個新朋友。接下來的幾天兩人都是形影不離的一起亂晃，半途遇到的好一些人一開始都還以為這兩個人是在談戀愛中呢。

雨似乎越下越大了，本來只是想說坐一下現在看來沒呆個一時半刻是走不了的。翻著翻著，書裡掉出了一張便條紙，上面寫了幾個曾經那麼熟悉的幾個號碼。有多久沒有撥打這個號碼，有多久沒有收到這號碼傳來的簡訊，甚

至電話了呢？下意識地拿出了電話，看著撥打電話的界面，號碼也按下去了，呆呆的看著那諾大綠色的按鍵卻不知道是不是要按下去。

或許生活真的沒那麼多巧合，當時由於他先到幾天，所以也比較早離開。臨行前的那個陽光猛烈的下午，兩人就坐在這家咖啡店前大樹下的露天座位聊著天。說著說著對方就從行囊裡拿出了一本書，然後隨手拿起了放在桌上點餐用的便條紙，寫下了自己的電話號碼。這本書送給你吧，對方如此說著。回國以後他倆依然保持著聯絡，過不久，書也還沒看完就開始正式交往了。

旁人都對他火速墜入了一段戀情感到有點驚訝，尤其是之前這人斬釘截鐵表態說談戀愛不是要追求的目標。說來也是，誰會想到一個工作狂會突然間陷入熱戀，還愛得如此癡狂如此深刻？回想起來也覺得當時實在也有夠瘋的，或許情感壓抑太久，引爆的力道如此驚人想來也著實正常不已。話說回來，有哪對熱戀的情侶，在外人看來是不瘋癲的，大家都是這樣是也沒資格對別人的戀情說三道四。

這這次的旅程都一直在孤零零的情況下度過，身旁的空位像是老天送給自己的一大諷刺，提醒說這本來是有一個人的。也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整段航程他都避免把眼神轉到身旁的位子。彷彿坐在旁邊的不是一團空氣，而是個凶神惡煞的怪物，一經對眼會把自己一口吞掉。下機領了行李想說自己另外找個地方住好了，可是還是陰差陽錯跟了舉著寫了兩個名字的牌子的工作人員上車了。這客棧的接送人員像是大概也從臉上的表情猜到了什麼，所以一路上也不怎麼問為什麼只有一個人這樣。

這幾天的行程其實早就安排好的，昨天去了那間第一

次見面的小廟，傍晚回旅館的時候總算找到了上次找不到的那個地方。如果當時他也在那該多好，上次回國後因為還是找不到這地方想起來還耿耿於懷了許久。這次找到了本來還以為會有一點欣喜，但是一踏入了門口，心裡卻涌出了一股酸酸的感覺。來這裡到底為了什麼，是為了要證明什麼，還是以為可以挽回什麼？

雨越下越大了，彷彿是要狠狠地挖出這人塵封了許久的記憶方才罷休。喝著變涼的熱巧克力，那股微微苦澀的味道也越來越濃烈。看不下眼前的書，說是大雨讓人心情煩躁，可是人誰都看得出這只是個藉口。終於他放下了這本書，放下了手機，靜靜地聽著綿綿不絕雨滴打落地面的聲音。聽起來雖然是吵鬧不已，但是不知怎的，卻有著一種莫名安定心情的力量。

走在滂沱大雨中，不消一陣子就一身溼透的這人看著身旁奔跑的人們。奔跑的無論是旅客，或是當地人都跟這人的相對靜態形成了一個極度的反差。好在這雨勢大歸大，老天卻也沒雷聲大作。他漫無目的的走在大街上，也謝絕了好一些人遞過來的雨傘。淋了一身的爽快，雖然寒風不斷吹來，卻也不覺冷得徹骨，心裡反而感覺暖暖的。或許這是老天撫慰我的方式吧，心情也因此陡然開朗了起來，一拔腿就往前奔了幾條街。

『就這幾天吧，我們去年就在這天認識的，還記得嗎？』，約略半年前，搶購廉航機票的那個深夜，對方如此說道。

Part II

遺忘系列

棄

於 2013 年 3 月 12 日發表到網誌 [Jef13i]

『動作輕柔、不嫌髒臭、打掃無憂、燒飯極優、永遠抖擻，新版管家 8 系列經已發售。隨時守候、讓你浮生半日閒隨時偷。』

同樣的一個早上，由收音機鬧鐘裡傳出同樣的一把女聲，同樣的廣告文案拉開了序幕。他掙扎著爬了起來，按掉了呱噪不已的鬧鐘。竟然又一天了，再摸了一下自己的臉發現這不是夢境，才不甘不願地拖到了浴室去盥洗。冰涼的牙膏泡沫不斷刺激著這人的感官，像是試圖在喚醒沉睡多時的靈魂。今天是星期二，應該沒什麼特別的行程吧。慣性的轉了個身想要呼喚什麼，但是話到嘴邊卻像是急急地煞了車一樣。當視線重新聚焦與鏡子前的時候，才看清楚了鏡子裡正在刷牙的人也沒長得比昨日更有精神。

隨著談話模組的硬件越來越精巧，建造成本也跟著變得更廉宜，看來也是時候增加這個功能。昨天跟廠商開會有聊到這個事情，一切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生產部也答應了去跟進。剩下的，就是技術上的問題了。還有語音部份到

底是要做男生，還是女生？市場部那邊的數據遲遲還是不出來，暫時原型機先做男聲的好了。

好不容易熬完了一整個早上的會議，在餐館裡獨自吃著午飯的他翻開了手機。難得過了半天沒有人打電話，也沒有人傳訊息過來。隨著手指無趣、無意識的在螢幕上划動了一陣子，百般無聊下就打開了交友軟體。算一算，躲起來不見人已經過了快三個月，可是就是提不起勁去見見仍然關心自己的朋友。外界殷切的關心，不知怎的卻猶如無形的壓力。逃避或許不是疏解的最佳方式，可是在這個階段，卻是最容易的方式。

就這個吧，看起來應該不會跟上次那個完事後不斷要錢。說來還真慚愧，本來還以為是你情我願，但是完事後卻大賣矜貴說自己是第一次還不要臉要紅包。唉，誰叫自己那麼不挑隨便就約見面呢？這賊小子得了個便宜，還不五時打電話來賣乖問說什麼時候再來一次云云。好不容易才擺脫了，這次可真的要好好睜大眼睛看清楚。隨手翻了一下，突然間畫面跳出了一個跟自己年紀相若的人。約略看過沒問題，就發信給對方聊了起來。

上一代的硬件稍微更新後，再搭配談話模組似乎沒太多相衝的地方。配音的部份終於在今早收到了，下午交給工程部寫入晶片後就可以進行下一部份的工作。更新硬件後，整個運算的速度應該是足夠支撐科技部上個月才發表的新科技。等下要記得打電話過去，好約時間談談原型機的事情。

這陣子手上工作不多，所以渾渾噩噩中時間已經到了下班時間。算起來跟這個人已經聊了好幾次，說起來也相當的投契。不過最重要的是，這人應該不像之前的混球為錢斤斤計較。在巴士裡搖搖晃晃的回家路上，他看著手機熒幕裡的談話記錄，一面想著是不是該進行下一步——見面。到差不多抵達家門口附近的巴士站，好不容易終於還是鼓起了勇氣發出了邀請的訊息。在走回家的路上，彷彿若來不及看到訊息就會錯過一般，焦慮的手不斷從口袋掏出手機。

『今晚不行喲，公司有事情要加班，不如明晚好不好？週六沒上班時間也不必那麼趕。』

看著這訊息的時候已經是回到家洗好澡換好衣服過後的事情了，乍喜還憂下還是認命的拉開了冰箱看看有什麼吃的。冰箱裡什麼都沒有，倒是啤酒什麼的塞滿了一半的空間。他拿出了一支啤酒，然後就開始胡亂弄了客晚餐。今晚仍然沒什麼特別有趣的節目，那不斷傳送出來的歡笑聲怎麼聽就怎麼像罐頭音效。不知道這些人是為了三餐溫飽，還是真的沒有腦子，一面說著下三爛的笑話，一面瘋狂地大笑。聽著這些不帶感情的笑聲，跟嘴裡咀嚼中這頓同樣無味的晚餐，說來還真是絕配啊。

啤酒的苦澀，是那麼分明的刺激著味蕾。收拾好滿桌的狼狽，喝得微醺的他洗了把臉，就攤在床上睡著了。說不清楚已有多少個夜晚要依靠酒精才能入眠，也忘了當初為了什麼失眠。反正結論是，喝醉了就很好睡，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就在大半夜，突然間雷聲大作，關得不甚牢靠的窗口也因為一次強勁的雷聲給震了開來。不消多時，置放在窗邊的睡床就給暴雨徹底打溼了。同時間，也自然嚇醒了還在睡夢中的這個人。

就在陣陣的怪叫中，他抓起了棉被躲到了牆角中不斷地哆嗦著。這場大雨一直下到清晨時分才漸漸停了下來，而這人則一直到了天亮卻還眼睜睜看著窗外的景色失神。

市場調查終於出來了，所以女聲會比較受落的樣子，看來又要預約配音員了。昨天在科研部看到了一些剛做好的一些模組原型，其中一個特別吸引我。市面上現有的產品，都是比較呆板的依據實作經驗才能生產工作上的策略。如果科研部的這個智能模組加了上去，肯定減少撞板的機會。另外，這個模組還有學習的能力，所以久而久之可以模擬出人類的情感嗎？

* * *

兩人進屋後就開始擁吻，接著腳步踉蹌就跌坐在沙發上。不安分的手同時間也不斷撫摸著對方滾燙的軀體，彷彿像是身在嚴寒中突然抱到了一袋大暖包一樣。經過了一夜的激情，已然疲憊不已的兩個人只能攤在沙發上睡著。整個夜晚，他無意識地緊緊擁抱著對方，深怕一放手對方就會消失了一樣。同時間，對方也樂得尋得一個溫暖的懷抱，且因此睡得更香更甜。

可是纏綿卻總是有結束的時候。到了第二天的早晨，為了不驚醒枕邊人，仰慕者只得費力地掙開了對方的擁抱。在穿戴好衣服後，就開始四處端倪著這間房子。

從裝潢可以看得出來主人是個很有想法和品味的一個人，只見其中一副牆貼滿了大小不一的照片。湊了前去看才發現，原來這些照片雖然形式不一，但是都有個共同點——都有個 7 號隱藏在裡面。看著這些門牌、路牌甚至

餐牌為題的照片，每一張都看得出拍攝者的態度。原來這傢伙深藏不露對攝影也有一手，本來已經很對優雅的談吐有所好感了，這次更是對才氣嘆為觀止。轉身看著這時已經伏在沙發上依然沉睡的他，再看看照片，仰慕者若有所思的想著這之間到底是有什麼奇妙的巧合？

* * *

『所以你的幸運號碼是 7 號麼？』，男人聽到了這個問題征了半餉，霎時間腦袋一片空白，卻是不知該怎麼回答。

終於決定好了各個應該裝入的元件和模組，是時候決定設計圖了。這次因為有科技部的新科技，管家機器人終於可以不再是硬邦邦的鐵皮了。再加上那近乎完美的智慧模組，事實上說是真人推出市場大概有人會抗議我們販賣人口。看著成品那極像我們肌膚的外層，實在無法叫人不讚嘆科技的偉大。當然，這管家機器人長得也實在太討喜。待會他們說會把這原型運到我家，實在太等不及啟用啦。

眼前的這個人，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越來越多的出現在自己的生活裡。本來是想著要藉故發脾氣將對方趕走，但是那一臉的笑容卻使人煩躁不起來。朋友們在這時間也越來越少嘗試著邀約，或許經過了這麼多次的拒絕後還是會有疲憊的時候。可是隨著邀約的減少，這人搬進來的東西卻越來越多。昨天才在衣櫥裡發現又多了幾套便服，今天則新看到了一套上班服。半滿的冰箱，也靜悄悄的從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也補滿了食物。

* * *

兩人的話題已然沒有增加的趨勢，可是卻無損仰慕者日益增加的愛意。本來一星期固定見兩次面的約定，從一開始就被打破了。現在，一星期倒有三四天這人會留下來過夜。想著有個人可以抱，而對方又不嫌棄，房子的主人也不置可否的默許了這已然形同半同居的關係。

在一起生活的時候，心思慎密的他發現數字 7 總是有意無意的在這人的生活出現。比如說電腦桌面上的壁紙，是一個以 7 號為主題的照片。另外還有放在唱機旁邊的唱片，總是剛好七張。甚至書桌上的筆筒裡，也只有七枝筆。

可是，雖然這一切很明顯不是巧合，但是卻找不出任何的原因。每次只要聊到關於 7 的話題，對方的臉色總是瞬間轉綠，然後就是一臉的茫然叫人不好繼續問下去。

智慧模組的製作成本太高，所以這一代生產部決定不予考慮。雖然決定了不是很開心，但是想到擺在家裡的原型機只有我的有這個模組，還是不由的感到很開心。是說這陣子都不常在家裡，也沒怎麼打掃，今天把生產的批文弄好後，就可以回家試用了。智慧模組的程序似乎第一步要給這個管家機器人命名，要叫什麼名字好呢？

難得今天閒著沒事做，仰慕者想說來上個網好了。可是才沒用多久，電腦已經在開始抱怨說硬碟快要滿了。本來還想說清掉了回收桶就好了，可是畢竟是人家的電腦還是不好亂動。想著反正沒事，而對方這時因為忙於公務不在家，所以就想著看看有什麼可以清掉。電腦檔案回收

桶打開了一看，他發現裡面其實文件不多，但是頗大的檔案。打開了幾個來看都是一些設計圖之類的東西，圖裡面填滿了一大堆密密麻麻的符號和數學運算式，叫人怎麼看怎麼無趣。可是對方一個銷售經理怎麼可能看得懂這些東西啊？

後來再翻了一下，才發現除了這些設計圖之類的檔案，還有一個總算是看得懂的文件了。看著這名字為7的檔案，仰慕者暗自高興地想著無論你怎麼裝傻，這謎底大概就藏在這個檔案裡。打開了才發現這不很大的文件密密麻麻寫滿了字，看起來像是個筆記之類的東西。一面看，他一面不住地像是缺氧般吸著涼氣。難怪一直覺得這人怎麼看就怎麼沒有銷售員的銅臭味，原來曾經是機械工程師，難怪對數字會這麼敏感。

可是這並沒有解釋7的秘密啊？

管家小7真的是個好幫手，家務事難不倒就算了，萬能的智慧模組還增加了不少意料之外的功能。現在每天回到家總可以看到它準備了一桌的飯菜，實在是太窩心。說來慚愧，那天響雷嚇了我個半死時，還是它第一時間幫我打開了電源讓我不至於處身在漆黑之中。不知道怎的，現在每天下班回家最想見到的就是小7。

筆記看完了，仰慕者的心也跟著冷了一半。難怪每次乍見面對方的臉會先揪成一團，難怪每次看到有人撥電話給他都沒有接的意思。那麼我又是什麼形式的存在呢？到底這期間，是不是只是自己的一廂情願？兩人之間的纏綿，到底是情感的抒發，還是器械式慾望的發泄？若我們

之間沒有情字的存在，那麼為什麼不驅逐或表示厭惡？就在思想激烈衝突著的時候，腦海裡卻同時間浮現了那一次兩人肩搭肩看電影時，突然下起雷雨的情景。

* * *

還記得那時候兩人看著電視上播著的動畫片，本來還看的好好的，可是突然間雷聲大作下起了大雨。身旁的這個人，在這個時候卻不知怎的抖動了起來。看著堂堂六尺大漢，一個在健身房操得粗壯的這個人因為打雷嚇得不住發抖，怎麼看就怎麼奇怪。可是情人眼裡畢竟總是出西施的，日益深愛的仰慕者於是把對方抱了入懷，然後輕拍著顫抖中的背。這時，一聲響雷大作，啟動了電流裝置的保護措施。一時間屋子陷入了一片漆黑，還來不及反應，懷中的人立刻伸出了手把自己抱得更緊。

* * *

還有那滿牆的7號，甚至脖子後方的7號紋身，這一切才不是什麼該死的巧合。或許一開始只是個幸運數字似的存在，但是隨著日子的過去，隨著這記錄裡敘述的工程，這個號碼已經賦予了一個新的意義。是吃醋嗎？還是只是一時無法瞭解這時該怎麼反應？反正到了當天下班後的男人，發現房子不知怎的突然好像變大了。

* * *

小七越來越多的佔有了我的生活，可我一點也不覺得可怕。說真的，除了那檔事之外，我們的感情之深甚至超越了一般的情侶。現在它每天都纏著我要我念雜誌上的有趣文章，不然就威脅隔天早上不準備咖啡。最好是這樣，那次我累得在沙發上看著電視睡著了，若不是它難

道是我夢遊回到了床上麼？什麼不學好竟然還學會了口是心非，真是的。可是儘管是這樣，這傢伙還真是貼心得很。

一星期過去了，對方卻反常的沒有任何音訊。不止是電話也不來一通，甚至簡訊也沒有任何的訊息。少了一個人的家，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顯得有點靜默。冰櫥內的食物也快吃完了，又回到了半滿的狀態。衣櫥內因為少了好一大半的服飾，突然間變得空起來了。客廳內桌子上依然擺著七份雜誌，可是卻變回都是自己的了。本來那兩本自己也不怎麼看的設計雜誌不見了，那些看到一半的專欄和專題文章看來還是得錯過了。

電視依然播放著沒有靈魂的節目，參與錄影的人依然發著空洞的傻笑。無聊間，男人按到了電影台，恰好播著的，是那部動畫片的重播。看了半齣，突然間他下意識縮了一下。只是，這次的分別是在於旁邊少了個人，和窗外只是在吹著徐徐的晚風。本來以為已經習慣了三個多月來一個人的生活，可是現在卻更像習慣了跟一個結識還不到一個月的人共同生活。經過了上次的事，理應心如一潭死水了不是嗎？

可是我還是好想念這個人啊？

前天我出門時一時忘了重要文件在家，小7為了趕著拿文件給我，在路上因為還不會辨別交通讓車給撞散了。看著已經形如廢鐵的7，我突然有種深切的無力感，我竟然不知道修復起。朋友見我如此頹廢，都說我應該振作起來。但是他們都不明白，不明白我們之間經歷

過的一切。於是我開始不再去接這些人的電話，我不想再聽到重新振作的話。我辭去了這份工作，我要逃離這樣的生活，或許，沒有情感的我會過得比較好？該死的7號，總有一天會退出我的世界。

.....

我在家的後面挖了個洞，埋掉了7，也葬掉了我所有的回憶。

一天，在前往會晤一個在交友網站新認識的一個人的路上，他倆在一個繁忙的街道打了個照面。兩人頓時放慢了腳步，接著就開始顧左右而言他的寒暄了起來。最近好麼？很好哇，昨天才提交了個設計案子，你呢？嗯，這個月的銷售量不錯，預計下個月推出新產品會有更好的成績。可是對談畢竟是尷尬的，說完了場面話後，雙方都陷入了一陣寂靜。曾經的仰慕者眼看著對方並沒有要打破沉默的關係，就拿出了手機說有事要打電話，接著就轉身要走。

可是誰都不曉得此刻的他的心早就揪成了一塊，怎麼我們的談話變得如此公式化，如此的虛偽，如此的沒意義？為什麼我說不出想你這兩個該死的字？為什麼我說不出我習慣了你帶來的溫暖的話？為什麼我說不出其實我不介意把衣櫥分一半給你？為什麼我說不出你買的雜誌真的很好看？為什麼我說不出我很喜歡你抱在我懷裡的感覺？為什麼我說不出我希望你能在每個打雷下雨的時刻給我大大的擁抱？眼看著對方轉身作勢要走，焦急的他，喊出的，卻是一句誰也沒想到的話。

『你是不是.....知道了7的秘密？』

7

演唱：陳奕迅

作詞：吳向飛

作曲：倪子岡

編曲：劉志遠 / 倪子岡

製作：Jim Lee

忘記三個月過去 忘記你的消息
忘記忙碌的白天 忘記有多空虛
忘記每個紀念日 忘記要去哪裡
忘記失眠的黑夜 忘記我有多恐懼
忘記每次呼吸 忘記每天想你
忘記每一秒都在 自己騙自己

如果我真的可以 忘記我們的過去
這世上只剩你 唯一明白
我背上 7 的秘密

忘記你常說的話 忘記你的微笑
忘記你在我懷裡 忘記從前多好
忘記熬過來以前 忘記每分每秒
忘記你走了以後 忘記我變了多少
忘記上次呼吸 忘記上次想你
忘記上一秒還在 自己問自己

如果我真的可以 忘記我們的過去
這世上除了你 誰會明白
我背上 7 的秘密

如果我真的可以 忘記所有的過去
這世上只剩下你 會明白
我背起就是你 忘記 忘記

復

於 2013 年 3 月 22 日發表到網誌 [Jef13f]

『復國的希望，眼下看來也只能落在公主身上了。』

眼看魔軍即將來襲，一眾皇族人等聚集在祭壇上思考著接下來要怎麼做。祭司突而起來的這句話，使得所有原本焦慮的目光，頓時間變得熾熱，然後一起投向不知所措的公主身上。面對著整群人那種滿懷希望的眼光，這時的公主卻只能不由自主得往後退了幾步。誰知一個踉蹌，卻撞上了身後守護著祭壇的侍衛。可能是撞擊衝擊過大的關係，結果兩人就一起跌倒了。怎麼會是我呢？公主還來不及細想，眾人就在祭祀的指示下扶起了二人，然後送到祭壇上。

* * *

『公主，你醒醒.....』

侍衛使勁地搖著公主的肩膀，拼命想要帶她逃離這黑暗的山洞。魔君的力量源自於無窮盡的黑暗，這些年它所佔據的領土都因此蒙上了一層黑壓壓的塵土，使得活在裡頭的人都伸手不見五指。這黑漆漆的山洞，恰恰正是魔君力量觸及之地，實在不宜久留。另外，根據剛才祭司說

的，公主現在還身負復國大任，更是一刻不容延緩。隨著時間的過去，眼看著洞口那道光漸漸逝去，六神無主的他只好抱起了公主，就向著那微弱的光源奔去。

本來奔走這活，倒也不是什麼難題。可是現在剛經歷了傳送大法，腦袋仍然混混沌沌，還沒完全清醒過來。加上懷裡還抱著仍然昏迷中的公主，使得每一個腳步都得花上吃奶的力氣才能邁出去。才甫奔出洞口，只聽到遠處傳來一聲悶悶像是爆炸的聲音。侍衛應聲望去，只見遠處有個城正在逐步被一片黑塵矇蔽，速度之快城裡的人根本沒有逃出生天的可能。不消多時，那魔塵也吞嚥了那座曾經熟悉的城堡。

在見證了國土的淪陷後，侍衛只得繼續往逐漸消逝的光源逃去。唯有繼續跟著光源奔跑，才能保住性命。復國的重則大任此時已經是不容有失了，儘管身心依然因為穿越之術還未全然甦醒，但也之得拼了。還有不到兩個小時太陽就要下山了，到時候黑暗將會全然吞嚥這片大地。他已經不敢再去想之後會發生的事情，目前能做的，就是期待前方會遇到一處人家可以收留他倆。

『一路上侍衛會貼身保護你，直到復國大任完成為止。』，國王抓住了仍然顫抖不已那雙玉手，一面嘗試著撫慰公主。

走出了山洞，迎面而來的就是一條長長的峽谷。眼看著這一望無際的鬼地方，那點光芒消逝的速度來得更快了。面對老天如此的考驗，這是能做的，也唯有使出僅存的力氣向前奔去。一路上儘管顛簸，但是懷裡的公主卻怎麼也沒有甦醒的蹟象。難道是在通過穿行之術的時候除了什麼差錯，使得她的魂魄滯留在了什麼虛無地帶麼？一失神，左腳陡然踢到了一塊大石，兩人就順勢向前滾了好幾

圈。所幸這段路沙子頗多，除了輕微擦傷外，卻也並無大礙。

不過也拜跌了這麼一跤所賜，公主總算因為痛楚的刺激醒了過來。看著眼前筋疲力盡已經快爬不起來的這個男人，雖然看起來很面善，但卻一時想不起來是什麼人。由於是剛醒來的關係，所以一時間也搞不清楚現在自己落到了什麼所在。此外，也不知怎麼搞的，雖然覺得自己似乎是為了什麼而到了這個地方，可是腦子裡卻無從查考。甚至，連想要記起自己是誰，也不得要領。

* * *

花了不少心力栽培，又正值含苞待放之齡，試問國王又怎麼捨得放手呢。可是國難當前，若不想永遠國民和自己成為魔君的奴隸，再多的不捨，也只能拋諸腦後。身為一國之君，區區這點兒女私情自然是要放在國民的利益之後的，尤其是公主這時還背負著復國的希望。身後傳來的驚呼聲越來越大，也越來越靠近。雖然這時正當中午，可是一團烏雲卻從四面八方開始聚集了起來。這厚厚堆積的雲層，使得陽光幾乎無法透過，進而造成這露天的祭壇越來越昏暗。

『父王這就把舉國上下的安危，都放在公主身上了。』，時間已經越來越緊迫，若烏雲全然遮蓋了陽光穿行之術將會失效。

好不容易，在掙扎中侍衛終於找回了剩餘的力氣站了起來。可是這時已經全部籠罩在黑暗當中的他們，卻發現在黑暗中似乎突然間冒出了幾個人出來。那全身散發出來的黑暗氣息，壓迫得讓人幾乎無法呼吸。像是著了魔一樣，公主此時只能用著怔呆的眼神看著這些人。眼看情形

不妙，在還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她的人就隨著手被拽走了。接著就不停向前方不遠處，那片還有陽光照射的地方奔去。

這些都是魔君的手下，都總是在黑暗中現身，去追捕斗膽在黑暗裡行事的人。這些人常常躲在暗處，不斷地找尋機會出擊，在黑暗的領域裡來去幾乎如風。更恐怖的是，這群人似乎沒有既定的形體，若用刀劍全然無法傷他們分毫。可是換過來對方只需要吹灰之力，就能輕易取人性命。過去魔君還未對人間大規模肆虐之時，已有不少在夜裡趕路的人就這樣一去不復返了。這時大權在握，想必這群黑暗軍團的規模該是擴充了不少。

拉著自己的這個陌生人一面跑著，就一面解釋著後方追兵的來歷。說來這時才發現，這些人真的很像看起來沒有既定的形體，輕飄飄的煞是詭異。就在其中一個快抓到公主的時候，她倆終於奔到了陽光照射之下的土地。那剛好在千鈞一髮間抓到自己的那隻黑手，一碰觸到陽光馬上化作一縷黑煙幻滅了，留下的只是一陣冰涼。總算逃脫了，兩人卻也無法高興得太早，因為距離太陽下山的時間越來越靠近。若還無能及時走出這峽谷，成為魔軍追兵的俘虜也只是彈指之間的事情。

* * *

『切記避開暗處，也不要碰不見日光之水。』，有太多的東西來不及囑咐，所以在施行法術前祭司只能挑最重要的事來說。

停停走走了許久，兩人總算走出了陰暗的峽谷。可是迎面而來的，卻是更為陰森的森林。儘管還有些許陽光透過樹葉透射在地上，可是隨著日落也逐漸暗淡了起來。這

時兩人又累又渴的，看到眼前突然出現一條小川自然高興得不得了。就在公主蹲下喝水的當兒，侍衛急急地在四處趕忙蒐集柴木，準備生火。好不容易張羅好一切後，太陽也經已西下。無邊無際的黑暗，就這樣籠罩了整個大地。

奔波了一個晚上，侍衛想說先儲好一點水，以供第二天飲用。可是就在儲水的袋子一碰到水時，本應無形的水卻突然冒出了一隻水塑的手。這手像是突然間有靈性的一般，一下子就緊緊抓住了他的手。看來是被水魔軍給纏上了，跟之前遇到的魅影魔軍不同的是，水魔軍雖然也是沒有形體的，但卻只能依靠在沒有光源的水裡存活。沒想到這一時的大意，會為自己這樣招來殺身之禍。

公主此時躲在篝火前抱著頭，努力回想著自己到底正在遭遇什麼事情。可是越想要記起，頭就越痛。痛悼最後，也只能縮緊了身子發抖。雖然旁邊的這個人一路上都對自己很是尊敬，想必也是一場相識，但卻就是說什麼也想不起這人是誰。可是，跟在他的身邊，卻有一種莫名的安全感。就在這時，在小川旁汲水的侍衛大聲驚呼著。眼見情勢甚是緊急，她也顧不得那麼多抓起了火把就往前奔去。

* * *

『相信你的直覺，它會引領你走到光明之路的。』，穿越之時，公主耳邊只聽到了祭司的這句話。

換上了便於行動服裝的兩人，呆呆地站在了祭祀的後方。只聽見祭司口裡唸唸有詞，然後公主眼前就出現了一道刺眼之極的光芒，將兩人一併吞沒其中。就在眼前的一切都消失無蹤前，仍然還在驚慌失措的她看到了父王那張滿臉淚痕的臉。穿越法陣發功之時，大約就是魔軍已然

襲擊王國的時候。本來一切都很平靜，但是就在那道光吞併了自己的那剎那，腳下傳來了一陣顛簸。在抵達目的地時，一個沒站穩兩人就狠狠地跌落在地上。

侍衛畢竟曾經征戰沙場，這一跌自然相比之下自然是微不足道。但是對於嬌生慣養的公主，卻又不是這麼一回事了。由於這一跌使得腦袋受到猛烈的撞擊，她馬上陷入了昏迷的狀態。是以一開始儘管再用力去搖，卻也不見甦醒。在逃亡的路上，那一次又猛烈地撞擊，雖然是從昏迷中喚醒了知覺。可是接二連三的腦部撞擊始終還是留下了後遺症，這也是為什麼一直到了現在每當試圖回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就會頭痛不已。

奔波勞碌了一整天，也該是時候休息了。為了避免魔軍的偷襲，疲倦不已的兩人肩並肩的平躺在篝火的旁邊。經過了與魔軍連串驚心動魄的交手，侍衛很快的就睡著了。可是公主此刻儘管也是非常疲倦，可也卻完全沒有睡意。經過了這一整天的相處，這人儘管言辭中頗為木納，卻也對自己很是尊敬。逃離魔軍追捕之時，那緊握的手心傳來的溫度，是多麼的陌生，有多麼的令人安心。

既然想不到到底為了什麼會在這裡，至少眼前還有這個人相伴。看著對方熟睡的臉龐，公主越看越是動心。畢竟也正值情竇初開之齡，碰見異性難免會有一絲仰慕之情。加上記憶因為種種創傷而殘缺不全，更加也就沒有介意階級之分之說。輕輕地，就這麼一次輕輕地一吻好了。本來是想說這樣應該不會驚醒對方，可是當一碰到對方的嘴唇，眼前這人先是突然間錯愕了一下，但也隨即回應了這麼一個吻。

隨著這一吻，公主殘缺不全的回憶突然間像是各自找到了回家的路一般，所有的碎片開始逐一回歸原位。在傳

送法陣那道光芒吞併自己的時候，祭壇同時也傳來了一陣熙攘。這時天地黯然失色，黑壓壓的雲霧也越來越濃厚了。就在這時，無形無影的魔軍也隨著攻來了。只可惜還沒來得及大叫，在法陣中的兩人就已經在一道光後抵達目的地了。想起這種種的淵源，依然在熱吻中的她流下了兩行熱淚。

『復國之路，我會陪你一起走的』，侍衛深情的看著眼前的公主。

沒有睡意的，又何嘗只有公主一個。面對魔軍的四面埋伏，在此刻入眠根本與送死無異。是以，仍然保持高度警覺的他只是閉眼養神，然後回想著這一整天經歷的所有事。雖然升等為侍衛後見到公主的次數大大增加，但是卻也從未動心過。反倒是經過了這一整天的相處，眼前這背負了復國重擔的芊弱女子展示出來求生的韌力叫人不禁大為驚嘆。尤其是剛才自己身處困境時那及時的救援，更是在心裡暗自加了好幾分這樣。

所以，當對方的嘴唇一貼了上來，侍衛就情不自禁地也回應了這一吻。只是不知怎的，此時的兩人似乎是啟動了什麼魔法機關一樣。不僅全身灌滿了力氣，仔細一看還散發出微弱的光芒。在遠方窺探伺機出擊的魔軍，看到了這一幕也頗為大驚。在還沒有來得及反應前，就被眼前這越來越刺眼的光芒摧毀了。連遠在征戰途中的魔君，似乎也感受到一股全新力量的威脅。這股力量雖然現時及其微弱，但是卻有種不願服輸且越來越猛烈的趨勢。

公主牽起了侍衛的手，眼神透露出堅定的訊息。接著，兩人就攜手，一步步地往層層魔塵的中心走去。四處埋伏的魔軍儘管一次次想要埋身伏擊，但是每次碰到這兩人，尤其是公主就馬上落得煙消雲散的下場。每當後人提到這

段往事，都會說在魔君實力如日中天之時，有兩人挾著光芒為世人捎來了久違的希望。而它花了半輩子的盤算和征戰得來的土地，裡面執勤的魔軍，也在一夕之間被這股神光逼退。

復國有成的公主自然備受擁戴成了女王，而護主有功的侍衛也如願和女王成親，一併統領從瓦礫中重新建造的光之國。

Spies

演唱/詞曲：Coldplay

I awake to find no peace of mind
I said how do you live as a fugitive
Down here where I cannot see so clear
I said, what do I know
Show me the right way to go

And the spies came out of the water
But you're feeling so bad 'cause you know
But the spies hide out in every corner
You can't touch them no, 'cause they're all spies
They're all spies

I awake to see that no one is free
We're all fugitives
Look at the way we live
Down here, I cannot sleep from fear no
I said, which way do I turn
Oh I forget everything I learn

But the spies came out of the water
But you're feeling so bad 'cause you know

The spies hide out in every corner
But you can't touch them no
'Cause they're all spies
They're all spies

And if we all hide here
They're going to find us
If we don't hide now
They're going to catch us where we sleep
And if we don't hide here
They're going to find us

And spies came out of the water
But you're feeling so good 'cause you know
Though spies hide out in every corner
They can't touch you no
'Cause they're just spies
They're just spies

牽

於 2013 年 4 月 9 日發表到網誌 [Jef131]

『猜猜看我剛才下班後吃晚餐時看到了什麼？』

女孩一面不急不緩的放下了手上拿著的一些物事，一面在把桌子上快枯萎的花給換成鮮百合時說道。接著，還沒等對方答應，就在坐下來的同時從袋子裡拿出了一個橘子，心不在焉的剝開外層的皮。這是他曾經最喜歡做的事情，在家的時候只要一坐下來就找橘子橙或之類的來剝。又是一個相聚的日子，雖然說戀愛了近乎八年，難得的卻是沒有因此而感到厭倦。此時房間的燈光調得甚是昏暗，使她在這迷離的燈光看起來煞是迷人。

* * *

本來想在見面前隨便吃個晚飯，可是茶餐室卻發現裡頭坐滿了人。一眼望去，看到的不是對影成雙，就是三五成群。原本是想說就算了轉身就想要走，可是看一看角落卻發現只是坐著一個老婦。這老婦應該是跟那個在不遠處，站在人家擋口前的老伯伯一起來的吧。看這兩人的樣子應該是正在打包晚餐回家吃，自己過去搭個台應該沒關係。女孩心中打量著，隨即就走了過去問說可不可以借坐。

老婆婆很爽快的答應了，然後也喚著看來該是丈夫的老伯伯快點回來坐著。看到這個女孩心中一驚，原來這兩口子不是打包外賣，而是準備在這裡吃飯。算了，想多無謂，還是趕快吃飽了走吧。在等著炒麵端過來的當兒，看著這倆老的互動雖然不多卻隱約還是流露出滿瀉的恩愛。畫面雖然說是很溫馨，可是這樣盯著人也不好。不知道該把眼睛放到何處的女孩，只好拿出了手機假裝自己在跟朋友傳簡訊。

『你知道，當時是有多尷尬。』，剛剝好了手上的橘子的女孩紅著臉說道。

趙詠華唱過一句歌詞很是令人神往，說能想到最浪漫的是，就是和對方一起慢慢變老。可是現實生活中，女孩成長的環境卻從未曾見識過。反倒是老來為幾個錢成天吵鬧的，不然就是互相不理睬，終日單單打打的倒是隨處可見。原本女孩想說，任憑歌詞寫得多溫馨，但實際上卻也只是在一個觸摸不到的平行世界才會發生的童話。可是當這本來以為是遙不可及的童話，此刻卻在自己的眼前上映，真的不得不叫人好生神往。

晚餐總算端了上來，女孩彷彿找到了救生的稻草一樣馬上收起手機埋頭吃了起來。可是這倆老散發出來的閃光，卻耀眼得讓人無法忽視。老伯伯在喝著自己的茶的當兒，與老婆婆對望的眼神是那麼充滿著關愛。甚至雙方的對話，都是輕聲細語得像是想要把對方給融化了一般。就在自己的炒麵吃了快一半的時候，對方的兩碗魚丸粉也端過來了。應該是熟客吧，只見兩人用著同樣溫柔的語調跟老闆娘稍微寒暄了幾句。

『話說我們也好久沒一起手牽手出去玩了』，狀甚神馳的女孩一面吃著橘子一面說道。

或許是受到這倆老人家的恩愛影響吧，在開車過來的路上腦海映出的滿滿都是以前的回憶。還記得那是一段年少輕狂的歲月，兩人的相識就在每天共乘的學生巴士裡發生。從起初的一兩句相互調侃，到慢慢變成互相關心功課，一直發展到最後雙方開始無所不談。過了不多久，兩人就不知不覺的開始談起了純純的戀愛。剛開始女孩還不以為意，一直到那年的生日對方送了一束百合給自己才確定了自己真的戀愛了。

那是個大家都為年終的高中大考衝刺的日子，成績本就不錯的兩人根本就沒怎麼擔心。每次週末把該溫習的書都唸完後，就溜了出門一起出去玩。還記得當時為了要避免讓老師遇見，還特地搭車到了離學校好遠的購物中心去溜達。這號稱城中最大的購物中心，對當時的中學生可說是一大誘惑。裡頭的玩意之多，就算一個個輪著來玩，也要好幾次的光顧才能玩個透。今天可能先來滾個保齡球，下星期就去遊戲機場玩跳舞機，再來就看個電影什麼的。

* * *

『哈哈，說到看電影，還記得你長這麼大一個竟然在本姑娘要看恐怖片還跟我上演抵死不從的戲碼。』，說得興起時，女孩也笑得花枝亂顫。

還有一次也忘了是為何，反正最後就是兩人就打了個賭。實際上為了什麼也忘了，反正最後就是一起去吃了一頓麻辣火鍋。女孩本來就連快餐店的辣椒甜醬也吃不得了，但卻不知道當時是發了什麼瘋，大概應是為了爭口氣什麼的。可想而知最後的結果是個災難，對方也從因此深

刻記得了自己怕辣的事。其實怕辣也不算什麼，更叫人印象深刻的卻是發生在辣了這一身大汗後的事情。還記得一出門，就看到對面有個小攤子在賣著珍珠奶茶。像是如獲至寶一般，她馬上衝了過去一買就是好幾杯。更驚人的是，在還沒到家之前這幾杯奶茶就給一口氣喝光了。

* * *

不過說起來，最誇張的卻是大學快畢業的那一次。話說當時剛開學不久，女孩還在為一些課業上的事情忙得滿頭煙。就在一個午後，對方硬是約了在大學學生廣場的噴泉旁見面。穿得一身邋里邋遢的她忙了個早上，總算把事情給處理完畢。想說應該只是隨便約吃飯，就頭也不梳這樣披頭散髮就出門了。可是才剛到，看到眼前的情景卻著實把自己嚇了一個大跳。

發生了什麼事，怎麼會捧著一束百合呆站在那兒？而且這衣裝，好像也沒聽說過今天要呈現什麼報告。可是既然沒有報告要呈交呈現，應該是沒必要穿的這麼正是才是。正疑惑間，女孩走了過去，想說問問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可是才剛走到面前，對方卻是馬上單膝跪了下來。在茫然間，她接過了那束自己很愛的百合花。只見眼前這個人開始伸手入褲袋內，像是要拿出個什麼一樣。

腦袋裡一片空白的女孩此刻已經不能思考任何的東西，還好由於這廣場終年日曬也不見學生們圍觀。可是話雖如此，遠處已經開始傳來零零落落的口哨聲。此時對方已經拿出了個胭脂紅色的小盒子，已經伺機要打開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突然熱淚盈眶的她，已經開始聽不清楚那些以後要賺很多錢給自己花的那些情話。好不容易終於聽完了深情的台詞，眼前這半跪的人開始慢慢打開手中的小盒子。

『瞎爆了，那裡有人開這樣的玩笑啦。』，時隔多年再度提到這裡，女孩還是不禁臉紅了起來。

小盒子打開後，並沒有預期中的閃亮。反倒是一道水柱，直直地射了女孩滿臉。氣急敗壞的她馬上追著惡作劇的男朋友來打，頓時間大學裡的走廊傳來的都是她倆的聲音。怎麼會忘了今天是愚人節呢，這真是太大意了。不過去年也惡整得他夠嗆的，今年要遭到如此報復也只能認了。可是雖然理智上是這麼想的，可是卻也還是氣了好幾天不跟這人說話。可若那是真的，其實內心說不定早就已經互相認定了是結婚的對象。

畢業後不久，兩人看到攀岩覺得很酷就去體驗了一次。還記得當時對方為了照顧女孩，一時失足撞得下巴流血。雖然事後口上硬逞強說沒事，但是那血流如注的畫面還是很嚇人的。站在一旁的教練看著慌張的她也不禁感到好笑，不過是個小傷口也不用急成這個樣子吧。在包紮的時候，眼前此時已經有些微口齒不清的人還承諾說自己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不會讓身邊的人擔驚受怕。

* * *

『是時候換點滴了，欸，有人生日？』，護士進了來拿著一包生理鹽水準備把快滴光的給換掉，然後瞄到女孩正在為床邊的蛋糕插著蠟燭問道。

女孩點頭示意，也感謝護士在這期間無微不至的照顧。三年過去了，男孩躺在病床上也有三年了。這是那門子的承諾，三年來屢次向鬼門關闖關累得自己落了多少淚水？誰會想到，那年的一次車禍會讓好端端的一個人撞成了植物人。那個永遠嬉皮笑臉的臉孔如今變得如此木納，就算在耳邊說一百個笑話嘴角也不見上揚兩分。她好希望那次

的求婚鬧劇是真的，好希望那次的車禍自己也在旁，好過現在在側邊獨自傷悲。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希望你能起身吻我，女孩如此許了個願望。

你記得嗎

作詞：胡彥斌

作曲：胡彥斌

編曲：洪敬堯

*

你記得嗎 我曾試探著對你講
將來一定會把你娶回家 賺很多錢給你花
你當時紅著臉低著頭跑回家
很長時間再也沒有和我說話
你記得嗎 我們一起玩攀崖
為了不讓你受驚嚇 我不小心磕破了下巴
看著你心痛的模样 我覺得自己很偉大
我知道你怕吃辣 喜歡喝珍珠奶茶

#

我知道你怕別人說閒話
才會故意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和我玩
我知道你怕惹麻煩
才會違背心願地跟我裝傻
我是一個真正的男子漢
不會讓你擔驚受怕

重複 * # #

床

於 2013 年 4 月 17 日發表到網誌 [Jef13e]

『我們上過床嗎？』

洗去了一身的疲憊，女人想說上網看個新聞好了。可是才打開了瀏覽器，電郵提示插件就開始閃個不停。八百多年沒新郵件的信箱突然有人寄郵件，十之八九又是那個朋友忘了不要把服務邀請函寄過來的勸告。本來是想說好好看個新聞，然後到社交網站八卦一下就回去睡覺的。可是新聞看到一半，這不斷閃爍的圖標真的也太顯眼。說實在看久了她也有點惱怒，於是就認命點開了郵箱來看到底是那個小白亂寄信。

介紹自己，明明就不認識這個人，這「上床」二字又怎麼能說得上來？狐疑中，女孩還是點擊了這個標題，想說到底是何方神聖如此不要臉。說起這郵箱，自從社交網站大行其道後也沒什麼人沒事寄信過來了。這類的網站，說實在真的也侵蝕了不少網絡工具的生存空間。

標題：我們上過床嗎？

又是頭痛欲裂的一個早晨，望著自己雙人床上的一片狼藉，想是昨夜又是一個浪漫的偶

遇。只是就算這相遇再激情，卻也沒有用。這一切，皆因昨夜在記憶裡完全是空白一片。每次聽到同儕們吹噓自己風流史，說起在床上翻雲覆雨有多精彩時總會覺得羨慕。不說細節，昨夜的事情就連個大概卻也完全沒印象。有時候記憶差到這個田地，真的也太下流太沒用了些。說起來還真不好意思，我知道事後聯絡有點那個，但是其實本意只是想說既然有緣是不是可以交個朋友這樣。

別擔心，我這麼神經大條的人真的沒有追蹤的習慣。會找到你的電郵地址，完全是個意外。其實與其說是個以外，倒不如當成是個機緣。是這樣的，剛起床時該是昨夜喝得太多導致頭痛，就想說先喝杯水。就在拖著過去廚房的半途，就意外的在地上發現了一張平躺的名片。想來應是你在收拾準備回家的時候，在倉促出門間落下的吧。其實如果覺得不舒服，可以當做沒看過這封郵件沒關係。說真的，要是我兩的角色調換我該會覺得這人很可怕，會恨不得在看完整封信前刪掉。

說愚蠢這人又感覺很識相，可是貿然回覆個陌生人真的也太刺激了。電影裡這通常都是什麼良緣的起跑點，只是現實生活中哪有這麼浪漫。報紙上天天都有年輕女郎仗著自己兩分姿色，在網絡上遭遇騙局的新聞。每次看到這樣的新聞都會覺得怎麼可能有人那麼蠢，說不定這混帳也是跟這詐騙集團一夥的。隨便看完了整封也不怎麼長的信，她的鼠標就順勢劃到了寫著“刪除”的按鈕上。

或許是冥冥中有安排吧，一個分神鼠標點下去的不是

刪除，而是回復。當女郎回過神來的時候，看著眼前出現的回復郵件界面只得嘆了口氣。反正閒著也是沒事，那倒不如就當交個朋友好了。其實信裡面說得那麼坦白，就算是壞人也未必是作姦犯科之徒。加上若這人真的是個糊塗蟲，說不定哪天真的見面了會很歡樂。想著反正也無所謂的她草草打了兩句話，就收拾好東西準備去睡覺了。

Re: 我們上過床嗎？

這是我第一次收到回信呢！最近想說手機好像不見了，就剛去辦了一支新的。接著帶回家把玩了兩下，就想說去電腦檢查看看你有沒有回覆。誰知道才坐在電腦前不久，就發現原本的手機一直都在電腦前面。是說才一兩天沒看到它，就這樣累積了十七通的電話。光是回復這些電話，光是坐在那兒聽人家埋怨就坐了好一會。等到已經處理完畢的時候，時間已經來到了半夜。拖到這個時候才來回信，真不好意思。

不過新手機既然買了，那就不要浪費。剛好一個朋友傳了張米奇老鼠的桌布給我。這桌布顏色看起來很繽紛，想說你應該會喜歡（就附件裡的那張）。

看到這裡嘴角揚起了笑意的女郎，於是就打開了附件看看到底桌布是長什麼樣。可是一打開卻沒看到米奇老鼠的圖樣，畫面正中央那個穿著紅色上衣藍色牛仔工作裝，頭戴紅帽的這卡通不正是電玩裡的馬里奧嗎？這就算了，旁邊還有個綠色加命菇。這人到底在搞什麼鬼，米奇不是

有對招牌招風耳麼？怎麼會連這個都認錯，是說這人童年是有可憐到連一只老鼠長得怎麼樣都沒概念麼？

接下來的幾天，每天查看對方是不是有回信已經變成了雙方回家的動力。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回信，女郎也一次次地見識了這人的糊塗程度。比如說今天是放工回到家，才發現早上封好要寄出去的掛號信沒帶出門。然後就是前天是回家後過了老半天，等到要再出門時，才發現鑰匙挂在門外。再不然就是上星期去購物中心買點東西的時候，要去取車時卻忘了自己停到了那裡。光是找車子就勞師動眾了一大群保安，過了半小時總算找到了車子。

有時候女郎在空閒時都會想，到底是什麼樣子的際遇使得這人可以這麼健忘。電視劇都有說一個人若受到極重的打擊或創傷時，關於該起事件的記憶會消失。可是從來信用字來推斷的話，這人應當是個樂天派才對。如果可以健忘到這個程度，跟情緒的低沈什麼的應該沒什麼關係。想來想去，卻怎麼也想不到個可以讓自己信服的理由。算了，她想著，這人應該只是純粹天生就少條神經。

Re: 我們上過床嗎？

啊，本來還想寫點什麼的。本來已經算是打好了腹稿，可是廚房突然傳來一陣燒焦味。光是清理就忙了好一陣子，再回到電腦就什麼都忘了。其實每次寫信給你時，都好像發生過同樣的事情。明明腦袋裡想要說很多東西，但是最後總會忘掉一大半。結果打出來的，常常不到本來要說的一半。朋友們都說我神經太大條，連點小事都記不住。

今天早上出門上班前，看到桌子上放了兩張電影票。是說想來想去，都沒想到到底是誰買的。可是如果是放在家裡的話，應該是我買的沒錯。這樣一來，問題就大了，這票到底是什麼時候買的？什麼時候買的不記得就算了，可是這兩張票上映時間寫的是昨天啊。換句話說，這兩張票白買了。不過話說回來，如果要看電影，買一張票就好啦。可是現在手上拿著的分明就是兩張，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女郎看到這裡頓時整個哭笑不得，這人實在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說他了。說是細心吧，票是買了可又忘了邀約。說神經大條吧，可是這的確是她前幾天暗示說可以一起去看電影。就算是要吃醋，這糊塗蟲卻到頭來還是忘了到底多出來的一張票是給誰的。各種的荒謬，竟然同時間可以一起出現。儘管覺得好笑，但是對於這樣的行徑實在感到無語。看完了信，想說也沒什麼好說的，就關了電腦帶著笑意去睡了。

妙的是，這人自從忘記電影戲票的事情後，就再也不回覆信件了。一開始女郎也不置可否，畢竟只是萍水相逢。時間一長，這糊塗蟲的故事也隨著時光的流逝漸漸淡忘。

一直到有一天難得拿假期，女郎在城裡的一家小咖啡館喝咖啡。這家咖啡館煮出來的咖啡其實也沒太特別，她喜歡的也不過是這裡的氛圍。說起來，這地方最大的賣點真的不是咖啡，而是一整面貼滿名片的牆壁。記得當時第一次來的時候，一群朋友都各自貼了一張好玩。可是這次怎麼找，卻也找不到自己的。算了，應該是給其他名片給覆蓋了，反正下次來再貼多一張就是。

這時，一個看起來很冒失的男人沖了進來。在點了外帶的咖啡後，就隨意地在店裡走來走去。百般無聊下，這人晃到了名片牆前面。看了一會，這人轉身想要去取回自己的外帶咖啡時，女郎就想起了之前通信的那個糊塗蛋。眼前這個看起來似乎在遊魂的他，轉過身來的時候手上是拿著一張名片的。單從臉色上看來這人應該跟名片沒什麼關係的就是，不然的話應該不會看都沒看就隨手塞進褲袋裡了。

『欸，我剛才不是說要莫卡冰沙喔？』，帶著笑意的女郎聽著櫃台前這男人狐疑地問著。

善忘

演唱：藍奕邦

作曲：藍奕邦

填詞：黃偉文

編曲：伍仲衡

我認錯 馬利奧是米奇
我漏過 接近廿個手機
我的失憶症 嚴重到我 也都忘記
放下了 掛號信 照例記不起
明天應該去寄
明日偏卻發現 今天的戲飛
誰人曾在我房 渡過些快樂時光
在我眼中只有 空的雙人床
其餘人和事 都已被遺忘
記憶的貨倉 什麼都儲下
恐怕太多失望 大概天要厚待誰
才允許這些人 太善忘

我座駕 最後泊在哪兒
過十秒 再問我也不知
還有很多次 人入了屋 留下鎖匙
對住你 有話說 正在要開始
才想不起主旨
沉默比較美麗 不開口不會輸
誰人曾在我房 渡過些快樂時光
在我眼中只有 空的雙人床
其餘人和事 都已被遺忘
記憶的貨倉 什麼都儲下
只會間中偷看 大概天要厚待誰
讓某一些感情 記錄也燒光
無相干 無相干 無相干
留低的 遺失的 誰再看
往事不怕善忘 繼續有人來與往
誰人在我房 渡過些快樂時光
在我眼中只有 空空的雙人床
來年還何用講 那夜那樣難忘
別當避風港 死守於昨日總會惹不安
大概天要厚待誰
才允許這些人 太善忘

勿

於 2013 年 7 月 30 日發表到網誌 [Jef13b]

『如果他還記得你是誰，你就已經比我幸福了。』

有多久沒有看過這樣的晚霞了？從頭頂上的暗藍望向眼前的夕陽，只見天色慢慢漫轉成紅橙色煞是漂亮。傍晚的海風吹得人格外涼爽，或許就是因為這樣，沿岸不時還看到溼透了身子的慢跑客。此處聞名的不止是這片夕陽景色，一眼望去還有無邊無際的海洋，難怪也吸引了不少人前來觀光。年輕人也是其中一個慕名而來，想說最近反正很煩躁就過來走走拍拍散散心。

年輕人一面感受著海風吹過臉龐的感覺，一面慢不經心地不時透過觀景窗捕捉著眼前的美景。這是迎面走來了個步伐緩慢的老人，他拄著拐杖一拐一拐的慢步行著。那緩慢的步伐，仿佛剎那間把身邊的時間也給硬生生停下來了。只見這老者走著的同時，雙眼看著地卻是港口的那個方向。那看得忘我的眼神，仿佛是在緬懷什麼一般。

本來也不以為意的，畢竟老人家也是人也沒什麼稀奇。可是就在突然間，一個長得頗高，但氣喘吁吁的小伙子就從他身後疾跑而來。不知道是長太高，還是太忙著喘氣，

反正就在經過老者的身邊硬是把人家撞了個正著。年輕人想要喝止，可是卻已經來不及了。只見眼前這一老一少就像骨牌一樣，一個搭一個摔到了地上。

好在這一撞的力道也不甚猛烈，所以看起來老者也並無大礙。在肇事的慢跑客跟年輕人的攙扶下，他就到了旁邊的長凳上坐著。那小伙子眼看也沒什麼事後，就先行離開了。看著眼前這老人還在不住搓揉摔倒的部位，於心不忍的他匆忙從包裡找看看有沒有藥布什麼的。

『沒撞傷，不礙事。』

看著這眼前的年輕人急躁的模樣，老者揚起了一抹微笑然後說著。由於實在不放心，想說走了好一陣子也累了，他就徑自在旁坐下來了。才坐下來不久，隔壁的老人開始嘆了口氣說什麼不能不認老的話來。這些話聽到了耳裡，一般上旁邊的人都要接話說沒有啊之類的安慰話語。可是畢竟非親非故，這時候亂搭腔反而怪怪的，於是就只好作勢拍拍照。

在翻看著照片的時候，年輕人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的笑意。可是這抹笑意並沒有維持太久，就隨即變成苦瓜臉。這時候如果他在就好了，說好的相擁一起看夕陽呢？說起來，自上次爭吵到現在都已經快一個星期了。這一整個星期來，不知道為什麼反正就是沒有人願意拉下臉來向對方道歉。明明起因不過是芝麻綠豆小事，卻到最後導致雙方的冷戰。

把一切都看在眼裡的老者，想想大概也知道是什麼事了。雖然如此，但他卻也不動聲色。就在旁邊這年輕人放下了手中的相機，好好看著眼前的風景時，才開始打開了話匣子。

『看到那邊的港口嗎？』，一面說，老者的手指向了不遠處的港口。

原來那個港口以前是這老人家的公司經營的。沒想到這老人現在老態龍鍾，走路連腰板子都挺不直，當年卻是個硬掙掙的好漢。在他事業最如日中天的時候，旗下的貨船數量之多幾乎是世界之冠。不說別的，有時候廠商要在計劃中把貨運抵還得看這位老大的臉色。說當年的這人叱詫風雲，呼風喚雨說來真的也不為過。本來光是這點叫人聽了已經叫人肅然起敬了，畢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經營一個如此大的生意。若是說起夫妻關係，行內人都無不甘拜下風。

可惜好景不長，就在事業攀到頂峰之時，夫人的健康就出現了一些狀況。不知道為什麼，女生好像很喜歡考另一半的記憶。聽到這裡，年輕人咕噥著這好像不一定，男生也可以很愛。說起這次冷戰的起源，說來真的沒有什麼比這個更蠢的。誰會記得第一次約會的細節，在那裡做什麼就算了，連確切見面的時間還要問也太刁難。就這樣吵著吵著，就吵了一個星期。

『我就在想這陣子好像也沒怎麼聽她這樣問了，就乾脆試試看換我來問。』

這一問，可叫這時候還仍然還是硬朗中年漢的老者吃了一個大驚。女生通常會把這些事情記得一清二楚，隨便一問就隨便一答才是。可是那次不知道為什麼，妻子臉上卻顯出了一絲疑惑。眼看現場的氣氛陡然陷入了尷尬中，問問題的他於是趕忙打了個圓場化解掉了。可是心存疑惑若得不到解答自然是不可能就此罷休的，於是接下來好幾次也試探地問了幾次。可是每次問得到的反應卻不太一樣，若不是陷入深思無言，就是錯亂的答案。

本來嘛，老者當時想著年紀說實在也漸漸長了，記憶會隨之退化是正常的。可是畢竟是兩夫妻相處，漸漸地這丈夫就發現妻子開始越來越善忘。今天忘記是星期幾，昨天忘記了回家要鎖門。一直到幾個星期後，連結婚紀念日這麼重要的日子也給忘掉。要是換作往年，還沒等一個月前就會不斷催促探問要怎麼慶祝。可是今年卻一直到了當天，踏進了餐館還流露出狐疑的臉色。這是看著對方的臉，他才發現事有蹊蹺。

想著錢是掙不完的，手上的錢要吃到死掉附送風光大葬也綽綽有餘，就毫不留戀地放下手中的事業。這樣的急流勇退，難不免給他已經極為傳奇的人生命蒙上了一層濃濃的雲霧。聽聞者無不驚訝這決定來得之突然，而且這人真的還做到說退就退這句話。這些年來，儘管專訪的邀約不斷，但老者卻永遠以要多陪家人為由一律拒絕。聽到了這裡，年輕人也是張大了嘴訝異不已。

自知以前忙於工作沒有太多時間陪伴，在妻子確診患上阿茲海默後他更是珍惜於她相處的每個時光。自工作崗位退下來後，每天早上一起身，太太總會看到丈夫早就放在床邊的一朵朱槿。雖然不再記得今天星期幾，但這朵花是自己從小最愛總是沒錯的。漸漸地，家裡也多了好幾棵不同顏色的木槿花。清晨迎接自己的花，也漸漸的多了一些花色。

這妻子依然很愛吹海風，可是對多年前在這個海岸發生過什麼事卻早已淡忘。這是他倆第一次碰面的地方，當年的老者其實也只不過是個在港口討生活的小搬運工。還記得當時還是千金大小姐的她，在一次在海岸邊散步時給趕時間上班的他撞了個滿懷。剎那間以為自己飯碗就這樣給撞破的男人，竟然第一次看到了女生嬌羞的一笑。

遠遠沒有這老者如此戲劇化，年輕人在對方說著見面這段也想起了自己的際遇。猶記得那是個週末的午後，逛街逛累了本來想買杯咖啡坐坐。可是咖啡拿到手了，卻發現這咖啡廳已經沒有空桌子了。剛好對上眼的這個男人眼看四周大家都坐滿了，就空出了個位子示意說不介意。就在那個午後，兩個單身的人就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到了咖啡廳打烊之時。

『是啊，當年我們也是一樣常在這個海岸在星空下聊到天亮。』

後來，妻子忘記的事情越來越多。每天等著她沐浴後幫忙梳頭髮的丈夫，也日漸發現眼前的夫人開始慢慢認不得自己了。那頭烏黑油亮的秀髮，開始一根又一根長出了灰色的頭髮。看著年華在太太身上留下的印記，他不禁感慨道每次老天每給了一根灰色的頭髮，就會拿走對方的一段回憶。

說到這裡，年輕人注意到雖然老者雖然眼泛淚光，但嘴角卻是微笑的。看那神情，仿佛在透露著說雖然沒辦法挽救年華帶來的殘酷，但這丈夫仍然覺得這很幸福。可是看著愛人漸漸失去了所有的回憶，難道你就不覺得是個折磨嗎？聽到了這個問題，對方沈思了好一陣子，才露出了一絲微笑。

『可是她當時卻擁有了最多的愛，我愛他的同時自然也感到無比的幸福。』

一直到臨終前的前幾年，她連身邊形影不離朝夕相對的丈夫也不認得是誰了，更不用說好幾天才見一次的女兒了。好在這段期間，這妻子依然相信身邊所有永遠都在微笑的家人。當然面對這一切說不失落不難過是假的，但是

看到所有人都把最大的愛都給了最心愛的女人也不免替太太感到欣慰。是以雖然老天很殘酷，但是這也同時讓他第一次感受到那麼實在的愛。

聽到了這裡，輪到了年輕人陷入了苦思。眼淚已經在眼眶裡打轉的他，此刻想著自然是還在生悶氣的另一半。想起人家到死都是有人在旁陪著，這時自己卻一個人違背了當初的承諾一個人看夕陽。第一次在那裡吃飯，做什麼這些小事雖然很重要，但沒什麼比把對方放在心裡更要緊。若人家不在意，又怎麼可能對這等小事那麼在乎甚至不惜撕破臉。

『如果他還記得你是誰，你就已經比我幸福了。生命無常，沒有人知道下一刻誰會不記得誰。可是在這當下什麼都還在腦袋裡的時候，不要再把時間浪費在生悶氣之上。幸福不需要轟轟烈烈，小小的，單純的就好。』

這時，老者打了個電話，接著就有人過來接了。留下了年輕人，在黑夜裡的星空和街燈下獨自沈思。

阿茲海默

唱：萬芳

詞：黎煥雄

曲：青峰

製作人：萬芳/林揮斌

阿茲海默 海也沉默

記憶艦隊溫柔迷航

我的行李一件一件

甚至沒有告別

就安靜地離去

但到時我也不會知道
阿茲海默港
港口的海
好安靜

我記得朱槿是扶桑
我記得微笑是友善
但天哪我不記得你
是誰在樹下吻了我
通往黎明的漫長守夜中
記得的只有一個陌生溫柔的笑

不要當我的女兒
不要當我的愛人
遺忘是一種好幸福的殘忍
我不想讓殘酷顯得如此幸福 幸福 幸福 幸
福

鏡子裡的頭髮灰了
眼睛暗了
鏡子裡的人是誰

我記得朱槿是扶桑
我記得微笑是友善
但天哪我不記得你
是誰在樹下吻了我
遺忘是一種好幸福的殘忍
我不想讓殘酷顯得如此幸福幸福

鏡子裡的頭髮灰了
眼睛暗了
鏡子裡的人是誰

我問你我問你是誰
我問你我問你是誰

阿茲海默 海也沉默
阿茲海默 海已沉默

問

於 2013 年 10 月 4 日發表到網誌 [Jef13d]

『你愛不愛我？』

不知不覺兩個月了，若不是對方提起都不會驚覺時間過得如此之快。有時候沉浸在熱戀帶來的幸福之中，時間可能真的會過得特別快一點。在決定交往前那第一次的見面，不過還只是一個眨眼前的事情嗎？怎麼突然間好像什麼都還沒做到，就這樣兩個月過去了。可是說它快，但在在一起的時間卻很享受時光慢慢流逝的感覺。有時候一起去散步吹吹風的時候，牽手走了老半天轉了公園一圈才發現時間怎麼才過了一小時。有時候呆呆真的很希望時間就此凝結在此好了。

『我們交往吧！』

還記得當初說出這句話的時候，雖然是透過網絡傳送不附帶語氣，但呆呆心裡說實在還是有點不確定的感覺。畢竟怎麼說，才剛從上一段的感情掙脫出來才那麼一個月的時間，這麼快再度栽下去真的好麼？可是眼前的這個人，卻擺明了姿態說若不能以後就要保持距離了。言下之意，說實在頗有若不上船就得眼睜睜看著錯過的感覺。事

後回想起來，說實在也不知道當時是真的不捨，還是真的帶點狗急跳牆。不過有一點很確定的是，若沒有哪怕是丁點的好感哪來的勇氣答應交往？

在不知不覺中迎來第一個月的時候，對方說了一句頗讓呆呆詫異的一句話。說起來也真的是忘了在什麼樣的場合，什麼樣的狀況，反正重點的那句話就是原來我們竟然沒有吵過架。當然沒有多少人享受吵架這件事情，而且在相處之下雙方都發現對方亦無此好。可是聽到了這句話的當兒，他心裡仍然還是不期然留下了一個衝擊。到目前為止是還沒吵架沒錯，但是與過往相比之下似乎還多了一份保留。這是不是因為上一段真的傷得很深，還是在短短一個月內已然讓對方給寵壞了？

說起來大家相識的過程其實也頗為有趣，還記得當時是在網絡上的一個討論板認識的。由於剛剛分手的關係，所以其實呆呆只是想說隨便開個帖聊點什麼。沒想到在機緣巧合下，對方發了個私訊過來。就這樣大家的交談從站點，一路延伸到通訊軟體上。或許是孤寂的關係，所以有一天等到眼皮都掉下來卻等不到對方上線其實心裡真的好生失望。可是這份失望和焦慮，卻也不好直接表露出來。畢竟人家當時不過只是個沒什麼關係的陌生人，總有自己的生活要過不能成天掛在網上吧。

後來趁著一次的假日，想說對方也問過要不要約見面，就順道破例問一問要不要看電影好了。說是破例其實以往呆呆若不是聊過好一陣子，也不會突然間約見面。畢竟報紙上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什麼約見網友，結果發生怎樣怎樣的事情。再說，自己面對陌生人本來就寡言，見面了應該會超級尷尬吧。更何況最近剛失戀，其實真的有點不太想要出門。後來就想說既然決定了就乾脆看電影好了，這樣

就不用擔心太多聊不聊天什麼的。

看完電影其實留下來的印象頗好，後來第二天就又約出去走走。只是仍然想說在這段期間好好交個朋友的呆呆，其實當時真的只是抱著交個新朋友的心態應邀。後來幾天對方幾度的告白，後來像是鐵了心決定從此保持距離，才反倒促成了這段關係的建立。說實在，在答應交往的當兒，說不猶豫態度沒有任何保留是假的。

說真的，太快決定交往有時候真的說不上來是不是好事。或許應該歸咎於呆呆一開始不太肯放開心懷的關係，所以在那一個月對方很愛問一句話：『你愛不愛我？』

不知道為什麼，可是呆呆心裡面總會有一種顧慮，希望自己不是把對方當車前度的代替品。畢竟在分手之時還是有愛，當初不過是性格迥異相處不來才決意分開的。可是算起來當時已經分手了兩個月，跟這人交往不知不覺就一個月了。若是把對方當作替代品，總會有看清的時候。可是一個月下來卻發現，每次靠在對方的懷裡卻都是那麼明顯感受到幸福。雖然應該算還是在熱戀中，但若心裡還有那個他大概這感覺不該那麼明顯吧。

所以每次聽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呆呆都寧願獻上深深的一吻也不願去表露自己的情意。其實為什麼突然間變得如此怯於示愛，有時候真的說不上來為什麼。或許是過往那次的傷，啟動了一個未知的保護機制吧。也許如果這次不要愛得那麼深刻，等到哪天真的分了就不會那麼傷。話雖然是這麼說，可是每次吻別的當兒都恨不得時間就此停格？若真有愛，那又為何不能愛得毫無保留？有時候，如果時間可以倒流，說不定他也想回到那個戀愛經驗不多，可以愛得掏心掏肺。

或許呆呆寧願相信的是，與其用嘴巴用言語來談情說愛，倒還不如用心去感受。有時候，透過行動的表達，可能遠比隨風而逝的言語來得更能抵達心靈的深處。雖然說兩個月後的現在又比之前更放開一點了，但是經過了這段時間卻有了一種不一樣的體驗。或許對方一開始覺得回報的愛有點勉強的成分，但是現在自己浸淫在幸福之中卻深怕那安撫的手就此遠去。

兩個月後的現在，對方總算忘了繼續問：『你愛不愛我』

因為在此之前，呆呆總算學會說：『愛你』

路過蜻蜓

作詞：林夕

作曲：陳曉娟

編曲：Adrian Chan

演唱：張國榮

若你沒法為我安定
寧願同渡流浪旅程
不怕面對這無常生命
若你沒有愉快心情
來吧描述誰欠你情
黑了倦眼都側耳傾聽

*

讓我做隻路過蜻蜓
留下能被懷念過程
虛耗著我這便宜生命
讓你被愛是我光榮

無論誰在嫌我煽情
不笑納也不必掃興

#

哭 我為了感動誰
笑 又為了碰著誰
看著你的眼 勾引我的淚
為何流入溝渠
不寄望會感動誰
只怕我會比你累
愛是你的愛 不吻我的嘴
又憑甚麼流淚

重複 * # #

愛是我的愛 若毫無價值
為何值得流淚

Part III

城市 · 遺忘微系列

慳

於 2013 年 10 月 26 日發表到網誌 [Jef13g]

有人說城市很小，因為在地圖上看下來就算再大也不過只是一小點。可是，也有人說它不小，因為大多數都是人口最密集的所在。君不見高樓大廈林立，連住人的地方都往往動輒十幾二十層。單只是一座這樣的公寓，就能輕易容納千百個住戶。更不用說那些辦公大樓，每天有多少數以千計的人上下班。在這個人滿為患的所在，與陌生人擦肩已經變成了一種司空見慣得如家常便飯之事。只是今天如此輕易的的擦身而過，在一片的人海茫茫裏會不會有再一回如斯輕描淡寫的碰觸？

有時候人太多的一個壞處，在於你根本不可能去認識全部人。就算說要挑幾個，在一片的人海之中到底要如何揀擇。再說，就算認識了也無可能各個交心。人心容量是有限度的，根本就無法牽掛太多的人事物。於是大部分人都選擇了孤獨，只是大部分時間都在人羣包圍之下又談的上什麼孤寂呢？

人們都遺忘了城市是可以很大的，或許是因為照顧生活技能的所在都各自集中在了各個角落讓人不自知。也之所以這樣，所以它可以在很小的一片土地上擁有不同的面

相。加上忙碌的生活腳步，現代人根本沒有太多時間去探索各個角落的風光。所以要終其一生從成長至老死在城裏的某一角，說起來也不是什麼難事。或許對於這些人來說，城市的確真的是很小很小的。出門走路五分鐘就到書局唱片行便利店診所泳池，還有什麼好嫌棄的？

剛才說城市裏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面相，其實這幾年來再多元的風貌亦漸漸抵抗不住現代化的潮流。承載歷史的老街道一條條拆掉重建，取而代之的都是冷冰冰好聽點叫現代化的綜合商業大廈。新建成的大街上看看去都是同樣的便利店藥妝店連鎖快餐廳，這條街跟那條街的面貌也漸漸變得模糊起來。唯一勉強可以說出差別的，大概是這邊便利點旁邊開的是藥妝店，而那邊卻是快餐店。換作是在以前，透過那些殘破的老建築或許還能勉強一窺刻畫在歷史長廊的丁點記憶。

有時候在這千面一貌的城市川行，到了另一個不熟悉的角落時會有一種恍若相識的感覺。雖然大街上看到的店鋪組合，跟自己印象中熟悉的都差不多。只是在差不多的組合裏，卻有著與印象中有出入的排列順序。這種既熟悉但卻陌生的發現，不知怎的激起了一種源自未知的快感。可是這種感覺又不到無助的慌張，或許是知道自己該是無礙但擺放在眼前的卻依然是場歷險記無誤。對啊，長期都活在機能健全的都市裏，人們彷彿都給唾手可得的便利給馴化了。在這年代，連迷路也成了一種冒險，而不再是什麼生存之道。

要逃離生活的枷鎖，其實不一定要去旅行流浪。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從這個角落搬到那個角落。城市之大之多面，只要隱身與另一角就能輕易藏匿。說起來也不用過多的處心積慮，或過多的心思。反正在茫茫人海中，人與人

之間重複碰面的機率頗為渺茫。就算是碰巧遇上，也可以從容以「先生，你認錯人了」的話瀟灑脫身。畢竟人有相識，也是時有所聞之事。

在這個都市裏，大家遺忘的又何止這些呢？

十面埋伏

曲：Eric Kwok

詞：黃偉文

編：Eric Kwok

唱：陳奕迅

聞說你 時常在下午 來這裡寄信件
逢禮拜 留連藝術展 還是未間斷
何以我 來回巡邏遍 仍然和你擦肩
還仍然 在各自宇宙 錯過了春天

*

只差一點點 即可以 再會面
可惜 偏偏 剛剛 擦過
十面埋伏過 孤單感更赤裸
總差一點點 先可以 再會面
彷彿 應該 一早 見過
但直行直過 只差一個眼波 將彼此錯過
(但直行直過 只等一個眼波)

遲兩秒 搭上地下鐵 能與你碰上麼
如提前 十步入電梯 誰又被錯過
和某某 從來未預約 為何能見更多
全城來撞你 但最後 處處有險阻

重複 *

軌跡改變角度交錯 寂寞城市又再探戈
天空閃過燦爛花火 和你不再為愛奔波
總差一點點 先可以 再會面
悔不當初 輕輕放過
現在懲罰我 分手分錯了麼
分開一千天 天天盼 再會面
只怕是你 先找到我
但直行直過 天都幫你去躲 躲開不見我

茫

於 2013 年 10 月 28 日發表到網誌 [Jef13n]

車子開在街道上，之間兩旁人來人往。在十點鐘的這個晚上，路上一如往常的喧鬧。可是在車裏的他，卻覺得無比的清淨。反正外面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事不關己之事。畢竟怎麼說，那對在路旁吵架的情侶，內容肯定不會圍繞在自己身上。還有那街角賣場的傢伙，唱的也肯定不是關於我的歌。車子就這樣徐徐得跟著前方的車龍駛過，沒有一絲眷戀，更沒有任何的牽掛。一切都是猶如過往雲煙，沒有絲毫留戀的必要。

不知不覺，搬過來這個地方已經有三年多的光景了。還記得載著一車東西過來的時候，第一次看到這街道完全沒有預期中的陌生感。該有的商店仍然在居家之毗鄰，工作的地點也依然是在十分鐘車程外的辦公大樓。或許唯一的不同，就是診所不再是座落在便利店旁邊，而是之中隔開了家咖啡店和書店。除此之外，街上熙來攘往的人羣，依然是一大片沒有辦法熟悉起來的生面孔。車道上也一如以前永遠塞滿了車子，一直到夜深人靜才見稍微舒緩。

以往下班回家渴望見到的那張臉，已經不知道聽幾何時變成了一片模糊。曾經那樣熟悉的臉孔，乍的變得幾乎

毫無印象了？說要追溯起，可是枕頭邊已經沒有了對方的氣息。甚至在餐桌上，本來屬於對方的那副碗筷也都不見蹤影了。現在剩下的，不過就是盥洗水龍頭旁那孤零零的牙刷，和隨意置放在玄關的那僅有的一對拖鞋。

十點鐘的夜晚，在城市的這個角落依然看不到丁點星光。擡頭仰望，映入眼簾的不過都是源自街燈的眩光。雖然說是搬了過來這麼多年了，雖然不陌生但還是常常走錯店門。比如說每當要去個書店買本雜誌的時候，一個恍神就會忘記了在這裏這個方位是家便利店。從公寓出發轉角的那家店，再也不是書局了。雖然每次出錯後，都得再次提醒自己下次不要再錯。可是在內心的深處，卻似乎沒有辦法將之記下來。

有時候他在想，會不會有朝一日終究找不到回家的路？

縱然朋友們都力勸應該多結識些人，但每當黃昏放工時分若手上沒事他還是喜歡獨自一人在街上閒晃。一個人在家是種很可怕的體驗，那種孤獨的感覺會像潮水般一次又一次涌上心頭。唯有在街上遊蕩，那源自人羣的喧囂會讓人感覺四周有人包圍著自己。可是人流總會有散去的時候，每當夜深人靜不得不回家的時候還是得獨自面對那份恐懼。說起來也已經數不清楚有多少個日子，是帶著眼淚上牀的了。

眼淚到底是爲了誰，爲了什麼，是不是單純因爲孤獨已經不再重要。那抽泣的聲音，不知爲何也不知從什麼時候變成了一種求救，向一股未知的能量發出的求救訊號。如果街道能再靜一些，搞不好真的會有個有心人會聽到。倘若真的有人聽到，或許這個人就會攀上二十二層的這個單位來。可是這也不過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奢求，哭完後睡醒的第二天還是得重新面對日常的生活。

經過了好些年，正常或不正常對他已經沒有任何的意義。上班拼搏，下班閒晃，睡前流淚已經變成了這幾年所謂正常的作息。有時候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那無力的哭泣或許是一種軟弱的控訴。偌大街上持續熱鬧，會不會嚇怕了那可能造訪的救星？或淹沒了門外那曾經熟悉的腳步聲？

夜盲症

作詞：小寒

作曲：蔡健雅

編曲：黃韻仁

演唱：蔡健雅

黑夜的顏色 能否黑一點
讓沿途的街燈 能浮現
這個城市的安靜 能否再安靜一瞬間
讓我的求救 再微弱你都聽得見

為何一到黃昏 寂寞好深
遮住回你懷裡的路程等你的腳步聲 給我新生
我的夜盲症就快要變永恆

任性的淚水 若洗淨雙眼
或許哭能恢復 我視線
慢條斯理的時間 若能加速到達明天
或許我的你 能提早些見我一面

為何一到黃昏 寂寞好深
遮住回你懷裡的路程
等你的腳步聲 給我新生
我的夜盲症就快要變永恆

思念總是讓我受困 脫不了身
我摸黑找不到回家的路程
等待熟悉的腳步聲 給我心疼
我的夜盲症才不會變永恆

盲

於 2013 年 11 月 3 日發表到網誌 [Jef13m]

他現在過的生活，在外人看來無趣得猶如嚼蠟。可是如果時間軸拉長到三年前，這些人可能會看到不同的光景。至於爲什麼會成了現在這個德行，那可就要從那時候那段霧水般的情緣說起。話說在那次邂逅之前，儘管日子也不見得有多麼多姿多彩，但是至少週末夜還是鮮少一個人度過的。有時候單身久了，難不免還是有一種家人朋友無法排解的孤寂。於是爲了填滿這種虛空，都會盡所有可能去躲認識一些朋友。

當然如果可以進而發展成爲情侶就更好了。

不可能也沒必要去統計，可是幾次下來他卻發現在這繁華都市背後竟然隱藏了這麼多事。如自己一樣心靈上感到空虛的人，竟然是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後來的週末夜，甚至還到了不用刻意去安排但約會行程依然滿檔。結果不消數年，這人就近乎達到了閱人無數的程度。雖然有好一些也是有好感甚至該做的也都做了，但卻就是找不到心靈上相互契合的那一半。經過幾次戀愛的失敗收場後，在無數次絕望後還是覺得就算了。後來悟出的道理就是——對感情事認真的人在還未曾開始就已經輸了。

就算眼前的對象再誘人，思想方面再契合，甚至牀上再默契十足，對他不過都是一場過往雲煙。

或許在感情路上跌跌撞撞摔了好幾次後，就算當初再單純也會漸漸遺忘。

若不是遇著了那自以為的另一半，或許這份輕浮的態度還會持續下去，更不要提將之放下。就這樣，這兩人就猶如一般情侶般約會。例牌的吃飯看戲逛街，偶爾也在對方的身軀宣泄噴張的情慾。為更好扮演男朋友的角色，他還不惜忠誠得近乎隨傳隨到。有時候，這種自我催眠的幸福感覺，讓身陷其中的這人有一種回到了初戀期間的那份熱情和殷勤。在旁人看來，這平時花花公子形象示人的小子，就是不知道為何像是中了邪一樣，為一個甚至還沒正式接納這份感情的人拼命。

或許這就是坊間傳得氾濫的所謂愛情魔力吧？

可是眼前所見卻是正正印證了它的強大，甚至讓人盲目，讓人忘了過去曾經留過的傷痕，更會讓人甘願為了博取心愛之人的那一抹微笑而死心塌地。

可是這單向的付出，終會有一天遇到災難式的下場。其實身邊好友都已經斷斷續續暗示了幾次，但是深陷在愛裏頭的人根本就是叫都不醒根本聽不下去。沒有人可以褻瀆這份清澈如冰的感情，任誰都不行。這些人不過只是羨慕，妒忌自己遇著了如此美妙的緣分。在這樣的信念下，他不斷錯過的又何止是朋友的勸告？他忽視甚至遺忘的，還有別把過多期望放在一段感情上面的遊戲規則。這過去經過了重重重摔之後立下的誓言，就有如一攤灰塵在經過微風輕撫後消散無蹤。

於是在一連串的無視，忽視甚至遺忘的狀態下，就在

一天下午終究還是在毫無心理準備之下看到了那一幕。那給捧在手心裏呵護的人，竟然就在一部陌生的車子裏在家的樓下與個面目模糊的人熱吻。過去所有無私的付出，在那一刻也隨著瞬間崩塌。頓時間，他才意識到對方這陣子的冷漠，並不是什麼該死的考驗。說穿了那也不過只是一道永遠跳躍不過的高牆，很明顯車裏的那人是輕鬆跨了過去。

再度絕望的他，也沒等對方完整說出什麼分手的臺詞。不過說實在，其實也本來就沒正式開始過，不是嗎？

無論如何，幾天後他承租的單位也經已人去樓空，徒留一筆或許模糊但不堪回味的記憶。

愛像瘟疫蔓延

演唱：張起政

作詞：管啟源

作曲：張起政

城市的夜晚 熱鬧卻荒涼

多數人還在流浪

共享一張床 靈魂在碰撞

盡量找一些營養

我們像是空罐 寂寞更響亮

(關於愛情的模樣 我們擁有太多想像)

Oh 誰先期望誰先受傷

愛像瘟疫在蔓延

寧願當病患 也不要孤單

所以我 自願當你的零件

我當然明白 感情只有借 沒有還

雖然我也會生氣 卻恨自己不爭氣
也許到頭來只是自己在糟蹋自己
反正愛不會公平 反正愛沒有輸贏
遊戲規則我清楚 但遵守 卻沒有想像中容易
我不要落單...

我對自己說謊 一切都很美滿
痛我已經不管 你給我的答案
是一道牆

歸

於 2013 年 11 月 4 日發表到網誌 [Jef13j]

百無聊賴地走在街上，城市的這個角落一如往常的熱鬧。就在路上亂晃的時候，一個老外從前方走了過來，樣子甚是熱情。結果在對方問了聲好後，就直接進到正題問現在幾點然後頭也不回就走了。想起來，這些年走在路上這冒失的遊客算是第一個主動來「搭訕」的人吧。說是搭訕也有點太勉強，畢竟才不過問個時間。經過了這些日子，那曾經刺心的傷痛也總算慢慢癒合了。雖然最後心裏還是留了道疤痕，但也總算是痊癒了。

有時候愛情它走了就是走了，再多的緬懷也只圖個無濟於事。

這幾年的他放下了感情，那騰出來的空白也給全部奉獻給了工作。於是在工作上經過了重重的努力，自己的職業生涯也爬升了幾級。但是工作上越是順利，它索取的代價也就隨著增加。於是升職後的生活，並不如之前想象中的那麼輕鬆容光煥發，反而是需要兼顧的東西增多導致越來越忙碌。不過反正也沒打算找什麼別的事來填補這些空出來的時間，更不用說是去尋找另一段感情。

都多少歲了，那段年少輕狂早已經成了陳年舊事。青少年時期的那股熱情與衝勁，早就隨著年華老去而消逝無蹤。就算遇到了動心的對象，也難保不會是又一段熱臉貼冷屁股的悲劇。或許那張臉孔已經變得模糊，但每次想起心裏還是隱隱作痛。或許這就是心口的那道疤痕，那道此生大概沒辦法完全癒合甚至消散的疤。

都在這裏住了這些年，可是周圍的一切，卻仍然還是有一種陌生的熟悉感。表面上看來，其實應該都可以融入這城市一角的生活。可是在如此忙碌的生活裏，別提身旁有多少人記得他的名字，就連自己也不見得認識多少人。

在這個地方，他一直都是抽離地生活著。

哪又談何歸宿感呢？

又有誰不若他一樣渴望著愛呢？只是在一個如此疏離的環境，卻又不知到該從何下手起。那種感覺就好像滿腔的熱愛，給困在一個狀似無底的洞裏頭。雖然大街上，身邊都是一片人山人海，但卻不見得有人打算迎接那份情。

也不是沒想過說去旅行，但一來工作忙碌，二來是再也想不到去哪裏。不過說沒有目的地也不盡然，有時候想想自己在這猶如漂泊的生活不也就是一種對生活的旅行或放逐嗎？他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總有一天還是得回到熟悉的城市那一角。重拾遺忘許久的生活，重新光顧那街角的書店，重新面對過去在感情路上跌的那一跤。有時候心裏想著，那活了大半輩子生活的所在，那個早就忘掉的城市一角搞不好纔是歸宿所在。

也只有在那個心繫的地方，才能找到真正的有緣人，找到願意記得自己名字的人。

重新亮起了三年多未點過的燈時，凌晨時分的他是這樣相信的。

名字

演唱：張智成

作詞：彭學斌 / 王彪民

作曲：彭學斌

編曲：Nai Kong

寂寞飛過城市的上空

人害怕脆弱只能夠用忙碌帶過

冷漠停在交通阻塞的街頭

人們的問候只剩 現在幾點鐘

我的聲音有誰認得出來

我的名字有誰記得起來

把心丟在人山人海

我要的只是愛

原來愛有時不肯離開 有時不再回來

不是靠時間就能明白 我知道我的能耐

找到想停的門外 把名字記下來

Bibliography

- [Jef12a] Jeffrey04. 妄念, 2012. URL: <http://jeff.coolsilon.com/2012/10/22/1634/>.
- [Jef12b] Jeffrey04. 影念, 2012. URL: <http://jeff.coolsilon.com/2012/10/17/1624/>.
- [Jef12c] Jeffrey04. 忘念, 2012. URL: <http://jeff.coolsilon.com/2012/10/31/1647/>.
- [Jef12d] Jeffrey04. 殘念, 2012. URL: <http://jeff.coolsilon.com/2012/12/15/1667/>.
- [Jef12e] Jeffrey04. 眷念, 2012. URL: <http://jeff.coolsilon.com/2012/12/07/1665/>.
- [Jef12f] Jeffrey04. 童念, 2012. URL: <http://jeff.coolsilon.com/2012/12/23/1677/>.
- [Jef12g] Jeffrey04. 逝念, 2012. URL: <http://jeff.coolsilon.com/2012/10/23/1636/>.
- [Jef12h] Jeffrey04. 雨念, 2012. URL: <http://jeff.coolsilon.com/2012/10/18/1627/>.

- [Jef13a] Jeffrey04. 再話思念系列, 2013. URL: <http://jeff.coolsilon.com/2013/03/09/1835/>.
- [Jef13b] Jeffrey04. 勿忘, 2013. URL: <http://jeff.coolsilon.com/2013/07/30/2322/>.
- [Jef13c] Jeffrey04. 又話遺忘系列, 2013. URL: <http://jeff.coolsilon.com/2013/11/05/2545/>.
- [Jef13d] Jeffrey04. 問忘, 2013. URL: <http://jeff.coolsilon.com/2013/10/04/2490/>.
- [Jef13e] Jeffrey04. 床忘, 2013. URL: <http://jeff.coolsilon.com/2013/04/17/1987/>.
- [Jef13f] Jeffrey04. 復忘, 2013. URL: <http://jeff.coolsilon.com/2013/03/22/1863/>.
- [Jef13g] Jeffrey04. 慳·城·忘, 2013. URL: <http://jeff.coolsilon.com/2013/10/26/2531/>.
- [Jef13h] Jeffrey04. 旅念, 2013. URL: <http://jeff.coolsilon.com/2013/03/04/1830/>.
- [Jef13i] Jeffrey04. 棄忘, 2013. URL: <http://jeff.coolsilon.com/2013/03/12/1846/>.
- [Jef13j] Jeffrey04. 歸·城·忘, 2013. URL: <http://jeff.coolsilon.com/2013/11/04/2543/>.
- [Jef13k] Jeffrey04. 淚念, 2013. URL: <http://jeff.coolsilon.com/2013/01/15/1714/>.
- [Jef13l] Jeffrey04. 牽忘, 2013. URL: <http://jeff.coolsilon.com/2013/04/09/1956/>.

[Jef13m] Jeffrey04. 盲·城·忘, 2013. URL: <http://jeff.coolsilon.com/2013/11/03/2540/>.

[Jef13n] Jeffrey04. 茫·城·忘, 2013. URL: <http://jeff.coolsilon.com/2013/10/28/2535/>.